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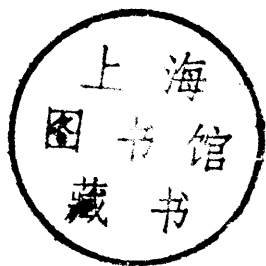
十年來之俄羅斯

上海樂山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936B



美國  
工人代表  
蘇俄調查團 著  
李偉森 譯

# 十年來之俄羅斯

上海樂山書店印行

## 譯者贅言

一，這小冊裏所記述的是從『事實』抄寫下來的材料，是二十幾位有『良心』的美國工人和專門家最近實地的見聞；因為他是在美國公開出版的，所以讀者儘可以放心決沒有『宣傳赤化』的企圖。

二，關於弱小民族問題，工資的發展狀況，尤其是監獄制度之類，是我們所最易生疑問的，本書中說得很簡略或竟未提到。附錄一，二，三，便是補足這個缺點的。（農民問題說得太簡略，因譯者另作有一冊關於蘇聯農民問題的專書俄國農民革命，故不再在本書中有何等補充。）

三，本書中統計材料太少，這或許是因為要使本書更通俗些所致；但終不免是一個缺點，此所以有四和五之附錄。附錄四和五能對照一看，更見其意義。

四，原書中有『美國承認問題』一章，幾乎完全是對美國政府和人民說的，覺得對於我們無甚必要，便省略了。代表團人名表及代表團旅行程途亦均省去。

# 十年後之俄羅斯目次

## 導言

### 第一，經濟之進步

### 第二，工會

一，罷工與爭議

二，工會是國家管理的嗎？

三，工會之構造

四，工會之財政

五，入會資格

六，工會之生產工作

七，文化教育工作

### 第三，工資

一，工資外之附益

二，每小時工資增加之總數

### 第四，勞動法與社會保險

一，工作與休息時間

二，社會保險制度

第五，住屋問題

第六，消費合作社

第七，農墾

第八，教育

第九，政府與黨之構造

第十，公民的自由

第十一，與其他國家之關係

第十二，美國承認問題（略）

第二次的代表團——結語

附錄一，蘇聯對於民族問題之解決

附錄二，蘇聯工人工資之發展

附錄三，蘇聯之監獄

附錄四，蘇聯產業與勞動狀況

一，產業社會化之成績

二，工人生活之改進

三，失業狀況及其救濟

四，農業合作社概況

五，各小共和國之工業化

附錄五，世界勞動狀況

# 十年後之俄羅斯

## 導言

英國工會大會 (British Trade Union Congress) 會長兼國際工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會長泊塞耳 (A. A. Purcell) ，於一九二五年秋赴美，以『友誼的代表』資格參加美國勞動會議聯合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Convention) 的大會。泊塞耳君遊歷了十二個城鎮，到處都敦促美國工人派遣一代表團去切實調查一下歐洲的勞動和經濟狀況。美國工會代表蘇聯調查團 (American Trade Union Delegation to the Soviet Union) 之組織，便是泊塞耳此行之結果。在鐵路車掌公會會長謝巴德 (L. E. Shepard) 主席之下 (謝巴德後以事未能成行) ，代表團便以非正式的工會代表團體的形式而出發，並聘請有十四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專家充顧問，便於從事



調查工作。專家中有一部份是六月便離開美國的，餘一部份七月初才動身，代表團本身是七月二十七日首途的；於九月二十六日返美，在俄國留駐凡一月。

代表團的計劃：是調查一下大不列顛，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和波蘭的勞動狀況，並詳細地考察一下蘇維埃俄羅新之經濟的和社會的發展狀況。專政的莫莎里尼和法西斯的意大利拒絕代表團在意大利進行調查工作，但在歐洲一切其他的國家中，我們却受了極友誼的歡迎，他們中有的是各國勞動運動的團體，有的是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和國際工會聯合會，工黨和合作社的領袖，有幾處且是政府中的人員。對於這些朋友和兄弟們款待我們的深情厚意，以及他們在供給我們各地經濟生活材料中所盡的最大的努力，我們實在不能適當地表示我們的銘感與謝忱。我們特別感謝波蘭鐵路工會和全俄工聯中央委員會，前者曾招待我們並輸送我們通過波蘭，後者則在我們留駐俄羅斯的全時期中，我們都是蒙他以上賓相待的。

代表團亦非常感謝合衆國的許多工人和慷慨的朋友，藉他們的捐款使代表團有

力從事調查工作。這些捐助全是由在合衆國同情者給與的。此外，代表團各代表多有是全部自費或一部份自費的，因此代表團得以極小的預算完成其使命。

代表團搜集了許多西歐的勞動和工業狀況的材料，可是我們不覺得在這些國家中所花費的時間有要求我們作一個關於他們的經濟狀況報告的價值。然而，有一件不可掩蔽的事實，便是，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個的工資是極其低微的。他們中最多數都因世界大戰而失去他們的一大部份經濟的盈餘，又非常缺乏工業的原料。他們全部都遇着了一個嚴重的失業問題。了解了歐洲各國勞工的困苦地位，便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俄國工會的地位與政策得一正確的評判。

代表團很明白，在牠預計的時限以內，想去了解『俄羅斯的全部』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們令每一經濟專家認定一特別部門，盡力供給以材料，使他依我們的指揮而從事調查工作；我們又將代表團分作五組，每一組都幾乎繼續旅行數星期，經歷數千英里——有數部份且深入到鐵路尚未到達的遠鄉中去了；我們要到什麼地方

便到什麼地方，要看什麼便看什麼；我們游歷了莫斯科，列甯格勒和其他七處大城市，也參觀了各大工業區，如東納煤礦以及高加索，上瓦爾加，烏拉山，克里米，烏克蘭等地，並阿節沙 (Odesa) 和赫爾孫 (Kiev) 都到過了；一切事物對於我們都是公開的，從工廠的簿冊到外交部的辦公處都是如此；我們同工人接談，同共產黨內部的兩派領袖接談，同前白黨軍官和極端敵視政府的「少數黨」人接談；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翻譯，我們的助手都是經自己審慎選擇的——有了上述這種事實，我們可以相信，此次代表團調查的結果，比任何個人調查所得到的，要可信賴得多了。

我們應該特別記下的是：俄國人雖然有幾分自豪地把他們最好的成績指示給我們看，可是他們並沒有顯然企圖掩飾壞的地方。真的，幾乎是一致的，那些政府的人員都是非常的盼望我們對於蘇維埃政權下的弱點有所批評，這種識量與誠摯是最令我們感動而且不能忘記的。我們對任何人說的話，無論是經過翻譯或是我們自己能夠直接發表的，都沒有遇到絲毫的異議。這彷彿真正是心願幫助我們搜尋事實似

的。工人們和政府的人員都會反覆的要求我們：我們回去以後只須『把俄羅斯的真實狀況告人好了。』這種責任，我們將本諸良心，勉力求其實現。

德柏林到維也納畫一條直線，這便是東歐與西歐的分水嶺。這判別出兩種不同的文化。一種是工業的，整齊的，清潔的，甯靜的。另一種是農業的，欠整齊的，堂皇却又頗黯然的。沿波羅的海和巴爾幹諸國，如土爾其，波蘭和俄羅斯，都是屬於後一種的。在祇知道西方的文明的人看來，東方是很奇異的，鄙陋的，常是令人不愉快的。因為那和 *Maina Street* (大街) 相離太遠了。

所以要很正確地來評判現代的俄羅斯，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許多並不與革命相關的現象，許多本來為東方所特有，無論在何種形式的政府之下都不能蠲去意念，會使人們的成見更流於偏執。這些偏見是很難於制勝的，除非人們了解了東方，或是於舊俄皇時代在俄羅斯生活過的——只有這樣才能很冷靜地把從前的情形與今天的拿來加以批判，或是把鄰近的和她相似的（如波蘭的）文明拿來與她的兩相比較

，求得一真實的認識。

我們當中最多數都沒有這種便宜。在波蘭的兩天是不足以改變我們的生活觀念。我們忽然走進一種異地了。在法國，德國，比利時和荷蘭，我們還看得出一些和我們同宗系的事物，可是俄羅斯是完全另一世界；她的人民的生活和我們的不同；她的一切方式也都和我們異趣。

我們若是拿美國的 Philadelphia 城和莫斯科相比，雖然人口的數量是相等的，我們却立刻可以看得出莫斯科是比較更偉大堂皇却也更破碎不整。尖塔聳峙，却是壁粉都剝落了，鵝卵石的街道上羣聚着無數的貨攤小販，商店的窗飾都很少引人注意的，沒有服裝豔麗的行人，衣帽都是極便宜的起碼貨，全城沒有一所蘇打噴水泉，一枝可口的雪茄也沒有……：男人都披斗篷，農婦都赤着腿，裹着頭巾，襤褸的頑童更是鳩形鬼面，兵士穿着破舊的灰色軍衣，高唱着行軍曲，王宮的屋角裡略有霉爛，一處滿植着花木的方場對角矗立着一所莊麗的歌劇院，一個失了人形的乞丐在

那兒喃喃地求着麵包，膚色褐黃的人們在河中游泳，或是躺在岸邊曝陽光，很寬大的公園道上野草叢生着，四輪小車雜列在路旁——在这一切之上浮泛着一種令人難受的臭氣，雖然不如君士坦丁的或開義羅的那樣逼人，却是對於西方的嗅覺是完全『未之前聞的』且不愉快的。

雖然我們承認這是東方的情景，可是俄羅斯，如我們所看到的——我們經歷了俄境數千英里——確實不是一個衰亡的樣兒，或是十分騷亂的國家。就全般說來，俄國人民的衣着即令說不上時髦，却都是很相稱的。他們的飲食也都很足夠，從單純生物學的健康立腳點來說，俄國城市的人民似乎遠勝於倫敦的或巴黎的。俄國人民實是一堅實且健康的種族。俄國貧窮是無可諱言的事，在莫斯科，人口過剩更是一種驚人的現象，可是就全般來說，如西方各大城市的那些污濁不堪的貧民區，在俄國是很少尋得出來的。我們足跡所到之處，便看得到建築事業的發達，修葺舊屋，建築新屋，新村，有時且還看得見一座簇新的工業鎮市。虛飾在俄羅斯是很不

講究的，除了南方某數處而外；那麼俄國人是否曾經如巴黎人所意識的那樣享樂過呢？我們所能說的是，任何羣集的憤怒，悲傷或怨恨，這一切當然是沒有絲毫存在的。

城市的街道中都充滿了行人，多數商店都開着門，架上堆滿了貨色，生意也很發達。街車按班行駛着；幾乎每一次的火車都是按時達到的。街中夜間照耀亦如白晝；莫斯科的電話極靈便，戲院和歌劇院的坐客常滿，有時且擁擠不堪。電影更是日夜開映，忙碌非常；水手們在河中擊槳競渡；飛機在屋頂上翻飛翱翔；音樂隊在花園中演奏；婦女們在列甯格勒的白城邊習溜冰，高聲歡呼着；博物院和美術圖畫館到處都是開放的，參觀的人擁擠異常；並且每人都吸着紙煙——吸得多到驚人。

總之，這國家似乎是活的；在她偉大的屍體中雖然看出有幾分襤褸相，可是她終是有活氣的，動人的，並且抽象點說，是經過磨練的且壯健的。我們離去俄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想到這句話：『企圖戰勝這一民族的那國家或那些國家，只有去

祈求上帝的幫助。」混合在她的力量之中的是一種蒙昧的恐怖空氣，這使得我們意識到，這樣一種磨練，必須要支給一種代價的。

可是，在我們留駐的全時期中，我們中沒有一個看到過任何的暴行，任何破壞和平的企圖，任何兇殘或非常的行爲。俄國的汽車夫，當他們要顯示給美國人看，他們也能推動一輪的時候，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想去壓死他們的同志和弟兄，可是令我們無限的驚訝的是，他們竟沒有什麼大的成功！

簡單說一句，俄羅斯今天正在一種常規的狀態之中進行牠的生活，牠遠不似衰頹敗亡的地獄，同時也遠不似萬人理想中的烏托邦。



## 第一，經濟之進步

俄國的生活程度遠在美國的平均數之下，然而却並不下於大戰前俄國的平均數。一九二六年份工業生產的總額已經達到了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線。若以人口數作比例，則現在每人的生產額且略超過了一九一三年各工業所共用的標準數，無論是以物質量或以大戰前的盧布來計算，都是一樣的。

這是一件極有光榮的事實。經過大戰的騷擾——這仍舊在阻礙着歐洲其他各國生產的進步——以後，俄羅斯，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又被陷在革命，內戰，多方面的列強武力進攻等等深淵之中，更加以空前的穀物歉收與大飢荒。一九二一年生產額減低到僅及戰前的十分之一。工廠，公共事業，鐵路，海港，一切都被毀壞了。商業，交換和信用的全部組織都被破壞，這一半是由於應用某些不實際的理論所致，一半則是殘酷的事實使然。

正當這黑暗時期，列寧宣佈了新經濟政策（*н.п.*），這把那比較玄妙的理論加了幾分修正，並建立起一種有條件的，能實行的社會主義的制度。從那零點起，經濟的恢復至可驚人。工業的生產進步最快，農業生產也隨着增加起來。在不過六年的時期以內，經濟的組織竟能從極端紊亂與破敗的狀態之中恢復到常規的狀態。這種勝利在歷史的記錄都很少有比擬的。這在西方人看來已經是海外奇談；在東方人的眼光中簡直是一種神跡了。

現在工業生產品的數量雖然超過了一九一三年生產的總價值，但其內容是完全不同的。現在的生產品中，機器和日用必需品比大戰前的較多，享樂品和奢侈品則大大減少了。而且，這些生產品的質地，大體說來，固然革命以後每年都有顯著的改進，實際却仍在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線以下。

現在生產品主要的是為建築新工廠，運輸機關以及工人的住屋應用的材料，工人農民的食品 and 日用必需品。當然的，城市工人的生活比一九一三年時代要好多了。

；農民的生活，依他們所得到的工業品的數量看來，則不能有工人那樣的進步。投入工業中的新資本日益加多，速率極大。一九二五年初，投入工業的新資本便開始超過了 depreciation（價值減低）的年率，亦即表示國家的財富有了實際的增加。

此時，新資本的總額及其在各種工業中的分配，都是由『國家設計委員會』（Cost Committee）決定的。這委員會可算現代的一個最有趣味的專門家的組織。這委員會在工業政策上所取的主要原則是，建立基本的工業，如煤礦，鐵礦，水力，機器製造等等，以他種獲利較厚的工業，如煤油，紡織，橡皮等等的盈餘來資助各基本工業的發展。依這種方策，可以使國家經濟能得到平衡的發展，免去某部分的過分擴張，靈活商業的流轉，更可以減少經濟的消費與損失。國家設計委員會在這一偉大事業中是否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在目前還不能斷言，不過牠在過去工業中所表現的實際的效果，為我們所共見的，已經是很大的了。

據最近的計算（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公佈的），截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為止，

本年度的總生產額比前年度要超過百分之十五。依國家設計委員會的計劃，來年度仍可有同樣的增加額。

就全般來說，只要想想開始是何等凌亂破敗的狀況，便可知經濟組織的進步必定能完全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迅速。貧窮的痕跡遍處都還存在，失業更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新資本的借入，信用交易，房屋的建築，進口貨物的適當的供給，機械力的進步——這一切都是現時經濟組織急迫的需要。可是，至少牠已經達到了一常規水平線，而且每年都還有利可獲。

在現時，不顧外國的戰爭與『上帝的戒條』，國家設計委員會的五年計劃竟決定在一九三一年度工業生產可增加百分之七十八，農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三十。第一年實施的結果與原定的劃計相差極微，據此可以證明五年的計劃是多分可以實現的。

倘使那計劃實現了，則五年以後赴俄調查的代表團或會完全忘掉東方的情景，而開始應用美國的標準去評判俄國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了。

## 第二，工會

蘇維埃的工會是革命的團體，工會的憲法和美國的許多軍事社會主義團體很相似。他們所努力的並不僅是豐厚的工資和舒適的工作。他們是立足於『無產階級之國際的階級鬥爭』上面的，他們的目的在於『促進世界革命的階級鬥爭之發展，以無產階級專政為手段去撲滅資本主義並實現社會主義。』

因此蘇維埃工會比歐美各國所意識的『社會主義工會』，實際是更進一步的，因為他們已經踏過了他們的革命鬥爭的時期，現在所努力的是鞏固工農的政權，建立一非資本主義的社會。

在他們發展的現一時期中，蘇維埃工會除了前述一般的目標而外，更直接而為日常所從事的工作是：保護會員的經濟與法律的利益，增進他們的物質的生活條件；提高工人的一般文化的水平線；參加各部份工業的生產組織工作。

爲了企求實現上述各目的，他們和僱主——無論是國家的托辣斯抑是私人企業——都訂就了團體合同的。他們促進勞動法的實施，他們起草關於勞動的立法並担保其採用。他們積聚特別基金和幫助旅行的用費。他們鼓勵會員中互助團體的組織。他們在各種調解與公斷的場合中保護工人的利益，在工人與國家或私人企業的爭議中，他們指揮工人的行動。爲了達到他們的目的，必要時他們也宣佈並領導罷工。建築房屋，設置公共衛生事業，建立運動場，育兒院以及與此相類的組織——在這各項工作中，工會總是和政府及合作社合作的。工會亦派遣他們的代表出席各種政府的團體，如勞動委員會，衛生委員會和教育委員會之類。他們組織有很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和學校，並進行一種很廣泛的雜誌出版工作。他們並幫助消費合作社的活動。

除了這些作用之外，俄國工會亦從事一些通常的活動，恰如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中比較進步的且強有力的工會所作的一樣——只是有一最大的異點，他們非常注意

於生產的增加與工業的發達。在這一點上，工會的利益與蘇維埃政府的利益，實際是完全一致的。

二十三個產業總工會（全國的）的會員總數，現在已經超過了九·八二七·〇〇〇。工會會員中產業工人最多；其次是在政府機關中和商店中服役的僱員。再次便是運輸工人，農業和森林勞動者，以及建築工人。

若以會員的數量而論，下面列的七個算是最大的了：一，土地與森林工會；二，公役與店員工會；三，鐵路工會；四，五金工會；五，紡織工會；六，教育工會；七，建築工會。第一第二兩工會的會員都各在一百萬以上。

工會會員中大多數（七·〇四五·八〇〇）都是屬於俄羅斯本部的（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R. S. F. S. R.）；屬於烏克蘭的近兩百萬，許多非工業區的城鎮，工會會員數量都很少。

據最近的統計：全國正式的工人中，百分之九二·七都已經加入了工會。土地

與森林的工人約百分之五十，即，一〇一〇〇〇〇，加入了工會，但全國此種工人爲個人所僱用的總數尙無確實的統計。

美術工人，印刷工人和藥材工人（這是比較小的工會）中，有組織的百分數最高，他如店員，造紙工人，製皮工人和廚務旅店工人中，有組織的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 一，罷工與爭議

工人們到了俄國以後，第一個問題便是：『工人有罷工的權利嗎？勞動爭議是怎樣解決的？』

我們很滿意的是，工人在法律上有罷工的權利，並沒有反對罷工的法律，也沒有如美國所頒佈的那些制止罷工與工會活動的禁令。破壞罷工的工人，法律是禁止任何人僱用的。違反工人利益的法官，法庭和政府人員，自然是沒有的，因爲這些人員自己也是工人。



然而，罷工是並不常有的事。這是因爲，如一個工人對我們所說的，『我們覺得沒有理由舉行罷工來反對我們自己。』從工會一般的立足點來說，免除爭議自然是十分願望的事，因爲因爭議而花去的耗費顯然是工人自己擔負的。蘇維埃政府是工人的政權，工會也參與了政府工作的。工會的領袖們都很可以看得出，罷工並不是階級一種衝突的武器，如在其他的國家內一樣，而只是一種警號，表明工會沒有滿足工人的願望。當一處罷工事件發生，他們立刻便注意到尋出致此事件發生的原因而施以補救，倘使應由地方工會的辦事人員負責，這些人員便須受極嚴厲的斥責或加以撤職的處分。

自然，在私人企業中發生的罷工事件完全是另一回事。倘使工人的利益爲私人企業的工廠主或租借主所危害，俄國工會是毫不遲疑地斷然舉行罷工。在過去的數年中，這一類的罷工事件爲數極夥。

爲了處理工人與廠家（無論是政府或私人企業的）間所起的爭議，特設有仲裁

與公斷機關，其法律上的位次如下：在工廠中的爭議調解委員會，仲裁處，公斷局。各機關的作用，從各個名稱上便可以看出。只有廠方才受最後公斷局的決議之法律上的結束。倘使工人不服從公斷局的決議，工會可以繩之以紀律，但國家本身是不能拿公斷的條例強迫工人服從的。

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全俄工聯代表大會的報告，國家工廠工人的經濟生活有了一般的改善，因之罷工次數以及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數都大大減少了。罷工發生後，通常都很少擴大的。罷工多半在工廠的某一部門發生，原因亦多半是對於某一部分條件的抗議。自然，工會常是設法解決罷工問題，他們努力的結果，有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成功的。其餘便是依罷工者與其對手兩方直接的諒解而得到解決的。

## 二，工會是國家管理的嗎？

工會與政府間有一種非常明確的關係，但工會並不是政府管理的。更確切點說，政府反是工會管理的。然而這樣說法都不足以表示其中的真相。在施行軍事共產

主義時期中，工會實際便是國家機關的一種；工人加入工會是強迫性的，會費都是從所得的工資中扣除的。到了實施新經濟政策，國家的托辣斯和公司成立以後，工會的作用便一變而為保衛工人的了，與其他國家的工會一樣。

工會要幫助蘇維埃政府實現國家工業化並『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關於這種決心，他們常有很明白的公告。他們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自然他們要幫助他們所手創的政權，荷鎗實彈去拱衛牠。

當我們在工廠中，在商店或鑛區中遇着了工人，問他們：他們的工會是否是政府『管理』的？他們的回答通常是一聲有趣的微笑或是完全不懂問者的意旨何在。『政府是我們的政府呀。工會也是我們的工會呀。』許多回答都是這樣的。還有：『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略。』『我們的政府決不破壞罷工的。』或是：『在俄羅斯並沒有反工會的法律和壓迫工人的禁令。』工人認為工會是政府的一個獨立的助手，認為政府是工人在政治中和國際關係中行使自己

權力的一個工具。許多工會領袖在政府中都佔着重要的地位，工聯中央委員會（O. T. D.）在指派某公共職務的場合中所發表的意見，對於政府是絕對的，有約束力的。

### 三，工會之構造

蘇維埃俄羅斯只有二十三個全國性質的總工會。這些都是以產業為單位而組織的。沒有以職業為單位而組織的工會，如木匠工會，泥水匠工會，印刷工人工會或織工工會之類。有一建築工人工會，一五金工人工會，一紡織工人工會，一印務工人工會及其他。俄國工人告訴我們，各國多半是職業工會。俄甚至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還是有很多小規模的職業工會。他們鑒於職業工會的缺點，遂以產業為單位去組織他們的工會，他們認為在工人管理工業的地方，這顯然是必要的。然而，在某些工會中常組織有特別的部門，如每一產業總工會中實際都有司機與技師部分，這完全應科學的需要而然的。

## 工廠委員會

工會構造的基礎是工廠委員會。通常，在有二十五到三百工人的工廠中，工廠委員會由工會會員三人組織之；有三百到一千工人，則由會員五人組織之；有一千到五千工人則由會員七人組織之；有五千工人以上則由會員九人組織之。有些工會人數過多，委員會的大小則由中央委員會決定。委員會通常是由工廠的工人全體大會選舉的，無論已否加入工會的工人，只要他是有加入工會資格的，便都有選舉權。選舉不是用祕密投票法，只是用舉手爲記，當場表決。但只有加入了工會的工人才有被選舉權。

工廠委員會常互選委員一人或數人以其全部時間專理本會工作，此等委員之工資仍照原額由廠方發給。有某工廠，工人在一千以上，工廠委員會由三人組織而成，一人依常例稱作會長，另一人則認爲祕書，第三人則爲附屬的勞動保衛委員會主席——這樣的分工可以視作工廠委員會組織的模範。

委員會任期爲一年。然而他們的工作是可以隨時受檢查的，倘使工人要求，在六個月末亦可改選。在多數工會中，經會員全體三分之一的要求，工廠委員會或委員個人都可以隨時召還並改選的。

在每一個有工廠委員會的工廠中，工廠委員會之下常附設有各種委員會，如：勞動保衛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調解爭議委員會和生產委員會。各附設委員會的主席通常由工廠委員會的委員擔任；其餘的委員或由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兼任，或由工廠委員會指派工人任之。

各附設委員會作用如次：勞動保衛委員會擔任保衛工人，防阻疾病及工業的災難等一切事宜。例如，嚴格督促關於衛生及機器管理等法律之實施；主持關於遣送工人到醫院及休養院之決定；建立並維持公共浴室及洗衣作；監督工會與工廠合辦之嬰兒院；設立並維持合作社及工人住宅。

文化（或教育文化）委員會常主持着規模頗大的文化事業，目的在提高工人文

化的水平線，增進工人在工作上的工業知識，充實他們在休暇時生活的愉快。牠負責組織讀書班，研究會，講演會，音樂會，電影，圖書室，學校，俱樂部，體育事業，旅行，讀書室，唱歌班和演劇會。經雙方協議由廠方付給工會之文化事經費，是由文化委員會負責支配使用的。

調解爭議委員會中工人方面的代表通常是二人或三人，都是本工廠中最有知識的充當的。牠的最重大的責任是交涉工資問題和解決爭議——無論是個人的或多數人的。

生產委員會實際上在每一工廠或交通機關中都有一個。他們通常是由工廠委員會選定的三人至十五人組織而成的。他們裏面包含有工人中的活動份子，廠方的代表和工業的專家。他們負責實施後面所記述的生產工作。

在工人的生活中，工廠委員會實佔了一種很重要的地位。工廠委員會是統率於高級的工會機關之下的，但在牠所轄的範圍以內，而却是工人們的自由而有力的代

表，保衛他們的權利並擁護他們日常的利益。因為蘇維埃國家的性質以及俄國的經濟生活的組織都是特異的，所以沒有那一國的工廠委員會能有如俄國的這樣大的權力或有這樣大規模的事業的活動。在工業的管理方面，工廠委員會並沒有直接的權柄或責任，但他們仍努力從各方面防止官僚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是特別危險的。

### 工廠代表

爲了使工人羣衆能於熟知工廠委員會的活動，爲了使工人羣衆的願望與要求得以更切實地表達出來，凡工廠有工人二百人以上的便都實行『工人代表』的制度。工人代表是每六個月由工人自己推選的——約每十個工人推選代表一人。代表須向所代表的工人作正式的書面報告，每月須舉行兩次全體代表會議。但代表的主要職務還是在於代表他所屬的那一小集團的工人發表意見，並使他們的影響能及於工廠委員會和工廠委員會的各種事業。代表亦須負責向工人羣衆解釋工廠委員會各種條



例與議決案的意義。一九二五年一月的統計，在蘇聯有此項工廠代表二十萬；一年以後便增加到八十七萬以上了。

### 『活動份子』

凡是工會會員，在工會的系統中立在某種負責任的地位，不論其位置之高低，都被稱作『活動份子』。他們不是工會中的僱員和被選出的職員，而只是在工場中作工的工人。他們中最多數都是用他們全部的時間去幹他們原就的職業，只是以少許餘暇從事工會的活動。

那些『活動份子』的數目是依各工會而有不同的。有些工會竟需要全體會員的百分之十三作『活動份子』，分任工廠委員會委員，各附設委員會委員，會費徵集員，工廠代表，俱樂部的領袖及其他各項工作。例如，糖業工會全體會員約在十萬人以下，竟需要三萬五千人作『活動份子』。在全蘇聯，此項『活動份子』終有兩百萬。

### 各產業工會

在評議各地工會聯合會所担任的工作的性質。前，我們可以注意一下二十三個產業工會的構造——凡在蘇聯境內充僱傭工人的都是受這二十三個工會的管轄。

我們已經在前面說過，工廠委員會是工會的最下級的基本機關。其次的高級機關則依各工會而有不同。在俄羅斯中部，地理上最大的分界是省（Gubernia），州（Uyezd）是工廠委員會以上的高級機關。（州大概等於美國的County，省則等於美國的邦——State。）所以按級來說便是：工廠委員會，州會議，省大會，最高便是產業總工會的全國大會。

在各工廠的工人大會中選舉代表出席工會的州會議。州會議選舉工會的州辦事機關。州以上便是更重要的省辦事機關，這是在每年的省代表大會中組織的——省大會的代表是由各工廠的工人大會直接選舉的。省大會再選舉代表出席每兩年舉行一次的產業總工會全國大會。全國大會選舉一中央委員會，在全國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便是該產業工會的最高機關。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一主席團或常務

委員會，在中央全體會議閉會期間指揮各產業總工會的工作。

各產業工會的省辦事機關有極重要的作用。除了從工廠委員會徵集會費而外，牠還要指導其所屬的州辦事機關的工作。省機關有權變更或註銷其所屬機關的工作，省機關的決議如違反全國大會所定的政策時，中央委員會亦得有權否決之。省機關自設文化，工資，經濟與組織各部，並設置特別失業登記局，通問局，書報分配科與圖書館，統計科，司機與技師部及與此相類的組織。

各產業的全國總工會亦各設有同樣的部和局，只是他們的工作是以全蘇聯為範圍的，省以下的工會機關都受其節制。各總工會中央機關都在莫斯科的勞動府(The Palace of Labor)裏面，與全國工聯中央委員會並在一處。

### 工會聯合會之組織

蘇聯工會運動的最高機關是工會聯合會全國大會 (the Allunion Congress of Trades Unions)。此全國大會每兩年召集一次，決定一般的政策並選舉一執行委

員會，委員數約爲一百七十人，所謂O. C. F. U. (工聯中央)便是。這一委員會互選一主席團，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主席團執行中央委員會職務。主席團大體與美國勞動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相似，其職務爲執行全國大會及中央委員會會議所決定的各種政策。

前述的二十三個產業總工會的工作，在大體上須受工聯中央之督促與指導。各低級的地方工聯會，如省工聯會或其他以蘇聯地理區劃爲單位的工聯會執行委員會，亦均受其督促與指揮。例如，莫斯科省工聯會執行委員會或烏拉爾區工聯會執行委員會都是受工聯中央之監督的。此種工聯會執行委員會將當地的各產業工會聯合在一致的行動之下。牠在各種政府及經濟團體中代表當地各工會的共同利益，因爲各團體常是有許多問題要和各工會磋商的。

此種工聯會的作用與美國的邦勞動聯合會 (A State Federation of Labor) 的頗相似，只是範圍更擴大點罷了。

工聯全國大會的代表二千六百人並不是由各級工聯的大會或各產業工會的全國大會選舉的而是由各產業工會的省大會或地方大會選出的。凡工會有會員一萬人即可推選代表一人。然在人口稀鬆的地帶，各工會會員大多沒有一萬人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前項代表則由當此工聯大會選出的。

#### 工會中之分權

這種頗複雜的構造，在俄國叫作『民主集權制』在這種制度之下，最高的權力是屬於工聯中央的；工聯中央每兩年由工聯全國大會改選一次。各產業總工會以及各下級的工聯會都隸屬於工聯中央，並服從其決議。次高的權力機關是各產業總工會的中央委員會，這是各該工會的全國大會選舉的。各省工會及其他分工會機關均受中央委員會的指揮。只有中央委員會有權解散省的組織或予以其他的處分。各低級工聯會是沒有這種權力的：不過實際解散下級組織的事件發生的也很少。這裏我們還應該注意的是，各產業總工會的中央委員會解散了其所屬的地方組織以後：不

能只是由自己的意思指派新人員去繼續執行職務。此時必須令由工廠中直接選派代表，舉行一新的代表會，選出新的辦事機關。

訂立團體合同的權力通常是屬於較高級機關的，如省工會之類，但工廠委員會却有充分的權力預先討論合同的內容，並與廠方共同定出本地的工價率及生產標準。產業之屬於全國範圍經營的，如鐵路類，其團體合同須先由所屬地方機關全體充分討論並定出大綱，該產業總工會的中央委員會只是負責簽字而已。通常省工會機關負責訂立合同時均須秉承其中央委員會的訓令，再參照當地環境的需要，努力促其實現。例如，某省工會與國家辦的某托辣司共同請求指派一托辣斯的經理人，這一問題通常是由該工會的中央委員會與高級的經濟機關解決的。

#### 四，工會之財政

工會會員的會費，額定是各人收入的百分之二，由工廠委員會指派的徵集員收取。工廠委員會須將會費之全數繳納於上級機關。工廠委員會本身則由該產業資助

維持。去年俄國工會的總收入約爲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

省工會的各部——文化部，工資經濟部，組織部與勞動保衛部——都是需用經費的。同時爲文化工作及失業的救濟，還須儲蓄準備金。省工會須將其收入百分之五到二十五繳納於總工會，同時繳納百分之十於當地的工聯會。其總收入耗費在行政方面的比較算很小的數目。據估計，省工會的總收入約有百分之五十都是用到羣衆工作以及爲工人所切需的各項準備金上面去了。

各產業總工會完全靠省工會繳納的經費維持的；他們的收入中仍須繳納百分之十五到於工聯中央。同時他們亦儲蓄特別的準備金，這是爲了文化工作，失業的救濟，學用的資助，醫藥及休養院等等應用的。他們手中亦儲蓄有小數目的罷工基金。

○ 有些工會張貼着很通俗的標語：『少用於工會機關，多用於有益於工會會員的事業上，』——這可以說明工會在財政上的目的。此地我們亦須注意，如在莫斯科

等生活費用極昂貴的地方，最高級工會職員的薪金每月亦不過美金一百十二元。省工會以及更下級的職員所得的更少了。照現在的趨勢看來，工會職員的薪金似乎不會比他所代表的熱練工人所得的還多。

##### 五，入會資格

任何體力或腦力工人，不分種族，性別，國籍，年齡，有色或無色人種，政治主張的異同，都可加入工會。凡是僱用勞動力的私人，未加入工會的失業工人以及被遞奪了選舉權的其他階級的人，均不得加入工會。一工會會員因職業之變更而須轉入另一工會時，不須另納入會費，並仍享有在前工會中的一切既得權。但一工人不得同時為兩個或更多工會的會員。

工人加入工會都是自願的。沒有美國所謂的那種 *Closed shop*。然而有一種 *Preferential shop*，在這裡面，基於雙方的協議，僱主總是儘先僱傭工會會員的。

##### 六，工會之生產工作



『工會與廠方管理部的合作』在蘇俄是一件事實。他們頗非難美國的 B D O 計劃及其他與此相類的經驗，在他們自己的工廠中，他們建立了一種管理部與工會間的最和諧的合作關係。這一要點可以使產業的進程『理性化』，這便是俄國工會，從最小的工廠委員會到工聯中央，的特異之點。一九二六年工聯全國大會關於這一問題的決議中有如次之語句：

『國家的工業化，資本的需要以及工人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程度的提高，這一切都需要工作效能之更高的發展。這需要工會之經常的注意。……工人階級及其工會，切實地且有步驟地爲工業與全部蘇維埃經濟之發展而努力，這不僅創造了提高工人的物質與文化生活程度的條件，亦且保證在我們國家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

工會爲了實現此次以及前此各次關於生產問題的決議案起見，曾經過工廠委員會，在一切的國家工廠與企業中組織了生產委員會。在蘇聯，此種生產委員會的數

目約在五萬以上。他們亦稱作生產會議，其目的爲『吸引更多的工人參加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教育工人以關於生產的知識，增進他們的技能，鼓勵新的發明，並建立一强有力的社會的管理於國家的經濟機關之上。

凡我們足跡所到之處，我們却看得見這些生產會議在那兒活躍着；在工廠內，只要是對於增進生產這一問題有興趣的人，便都被吸引在這些生產會議中。有些大的工廠，生產會議是依部門而組織的。

生產委員會是由工人與專門技師共同組織的，他們的責任是幫助準備生產會議的議決並實行其決議。

我們看出，這些工廠和部門的生產委員會已經大大地把舊日工人與管理部門的衝突減少了。這一方面是因爲專門技師都非常傾心於工業改造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爲工會已經訓練出了萬千數工會會員去任專門技師。一個工業化的俄羅斯是他們的美夢，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機器的生產，專門化，模準化等等，便是工人在工

會中日常談論計劃的重要問題。

各產業全國總工會及各地分工會都設有特別的司機與技師部，目的便在於吸引司機技師等專門家參加工會的活動。在工會召集全國大會以前，這些特別部通常要舉行各自的全國大會的。這些特別部雖然有着自己的經費，但他們是沒有以職業為區分的自治權的，他們的工作都須在各總工會的中央委員會管理之下。這些特別部中有許多印行特別的司機與技師的雜誌，供給自己會員的瀏覽。

工聯中央會長托姆斯基 (Tosky) 在簡要的說明過去兩年中生產委員會與生產會議的工作以後，曾對我們說，他們「增加了各個工人的生產量，促進了發明，幫着用科學的方法使工業與工作的組織更理性化了。他們幫着工廠減除在工作與組織中的許多微小的缺點，這些缺點常是使生產量減少的。」

這種生產工作是俄國工會的最有刺激性且最富興味的工作之一。這種工作有着無限發展的可能。並且使工會在全部經濟組織中所起的作用更明白地表現出來了。

## 七，文化教育工作

我們問工聯中央會長托姆斯基，在過去幾年中，工會工作最有成績的是什麼。他的回答如下：

『在俄國工會運動發展中最可注意的是文化事業的驚人的進步。這些事業對於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的文化程度之提高有着很大的幫助。有萬千工人都受了相當教育，準備去參加政府的，經濟的與工會工作。他們被引導更接近於生活的實際，並且這是最重要的原素。沒有任何地方有着這樣一種發達的。各國的工會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實在不及我們所作的十分之一哩。』

考察了工會的文化教育工作以後，我們都頗同意於托姆斯基的話。按照工會的組織，從最低級到最高級，文化教育工作都是密切交錯着的。工會領袖都堅決認為把工人的教育看作一種各別的部門的事業是十分錯誤的。他們主張，工會工作的每一部份都是教育的，工會中每一『活動份子』都真正是一個擔任教育的工人，因此

，工會的一切部門都可以有教育的作用。教育工作並不被視作工會以外的，僅僅爲工會所資助的一種事業，而是工會的每一部門的工作之活的有機的一部份。

對於工會爲給與工人以政治的，工會的與專門技術的知識，（工會的教育事業是依這三項而分類的）所用的各種方法，我們不詳細贅述，現就普通的工會會員所能得的教育機會簡述如下：

一，倘使他是不識字的，他便可以進學校或夜學校。在過去數年中，工會對於減少不識字的會員這一方面的工作有着特別大的進步。

二，他可以作一個工廠或工會俱樂部的會員。實際現在每一工廠中都成立了這樣的俱樂部；在這些俱樂部中，他可以到辯論會或加入一種研究會，去研究討論他和他的同志所高興的任何問題，從拼音到國際政治都可以。

三，在俱樂部和讀書室中有一處叫作『紅屋角』(Red corner)，一切教育班，愛美的演劇，無線電話，電影，『朗誦』，與『活報』(Living Papers)——在舞臺

上表演時事新聞）都是在這裡舉行的。

四，圖書室有工廠辦的，各產業工會與工聯會辦的，工人借用書籍或到室閱讀的都非常踴躍。

五，工人到普通戲院，音樂會或各種演劇集會都享有減價的權利。他們也可以到博物院或其他有着文化意義的地方旅行參觀。他們也可以參與各種演劇的與音樂的組織和表演。

六，他們也可以常到屬於自己工會的夏季花園，在那裡，像俱樂部裡一樣的講演和演劇等都有舉行的。

七，他們可以進工廠的技師學校和特別的技師學校。經過工會教育部的審定，他可以進高級勞動學校（Rafacs）和高級教育學校。

八，他們可以參加各種遊戲和體育運動。——足球，田徑賽，水上運動和體操等等。許多最好的歐洲式的運動場都在各工會手裡。

九，他們可以參加壁報（一種工廠的特別報紙內含有工廠新聞，對於工廠管理，工會領袖等等之批評，）的編輯，也可以充本工會刊物的通信員。一切工會都各有其機關報紙，有一些且印行有日報。

一切教育事業的經費，其來源有二：一是經過雙方同意由政府托辣斯與經濟團體供給的經費，一是工會從會費收入中提出的一部份特別經費。

有一工會領袖向我們說明工會對於文化教育工作的態度，他說，『我們計劃每天二十四小時中每一小時都與工人同在。在工作中，在遊戲中，在家裡，在俱樂部裡，工會總企圖深入並影響工人的生活。』

工會的文化工作是新俄最有成績最令人難忘的事業之一。在今天的世界上，沒有地方有比這超過或可相比擬的紀錄。

### 第三，工資

研究蘇俄的工資，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工資極端低微。例如，兩百五十萬工廠工人與礦工，其平均工資，依一九二七年的五月調查，每人每月僅六二·六新盧布，即美金三十一元；運輸工人每月僅七〇·五盧布，即美金三十五元；政府僱員，依一九二六年的調查，每月僅六五·三盧布，即美金三十二元半。一切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為六四盧布，即美金三十二元。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為美金一百元到一百十元，兩相比較，相差是太大了，便是歐洲其他工業國家，大多數的平均工資也都高於俄國的。因為這一點，便常有人得出這樣淺薄的結論：現在的政府對於工資的這樣低微是要負責任的。這結論是錯誤的。俄國的工資一向是低微的。革命的結果對於俄國工人究竟有何等福利，這不能以美國的標準作比例，而須拿現在工人的經濟地位與大戰前的兩相比較，才能看得出來。



很微倖的，這樣的比較是可能的。據一九一三年俄國財產調查的報告，一切大工業及礦產工人的平均工資，每月爲二十四盧布（戰前的盧布）。另一個研究的報告爲每月二十五盧布。據此，我們若以一九一三年一切工廠工人的平均工資爲一〇〇，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此平均數便增高到二五〇了。運輸工人人數約有一百萬，其平均工資的增加率比較小，一九二七年五月的數目爲一八七。兩種工人合算起來，平均工資的增加數爲二三〇——這兩種工人人數有三百五十萬。

然而重要問題還是，工人現在能否拿他的工資去買得比以前更多的東西。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計算一下生活費發展的情形。萬幸，我們尋到了一個很確實的生活費用指數表，這數字是從二百二十一個城市的四十種商品價格得來的（這些商品在工人家庭的預算中都各有其相當重要地位的）。倘使我們以一九一三年的爲一〇〇，則一九二七年全國的指數爲二〇三。以二二五的工資與二〇三的生活費相比，則現在的工資確實增加了約百分之十二。在這數字中，低微的租金是包括在

內的，房租免費的不在內，礦工所用的免費的工衣，靴鞋和器具都沒有計算在內。

### 一，工資外之附益

然而，我們所說的革命以來工人購買力的加大，還沒有把工人所成就的物質的進步計算在內。他們現在獲得了許多分外的附加利益，這些在從前有的是須付代價的，有的或竟完全得不到的。倘使我們要把產業工人的物質地位的進展全部計算起來，這些附益是必須加到裡面去的。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附益是社會保險制度所給予的保衛。此項經費只是從工業預算中劃出的，現在此項經費的總額已達工資總數的百分之二三·二。減少了行政費用以後，約百分之二·五以上實際是用到工人身上去了的。

第二件附益是不扣工資的長期休息。這種休息期間的總數幾達工作時間的百分之五。第二是，工人得利用前貴族的邸宅和鄉間的莊堡作為屋內和露天俱樂部，休息住屋與休養院。工人從這一方面所得的利益，每年的價值究有若干，這是很難用

錢計算的，不過定然是一個很大的數目，總數必達百分之幾，這是無疑義的。

百分之二十的產業工人的住屋，是由國家托辣斯完全免費供給的。住屋的費用，在大戰前幾佔工人階級全部費用的五分之一。因此，上項的免費可以說是等於全體工人平均購買力增加了百分之四。還有用於衛生方面的很大的數目是由地方政府支出，並不在社會保險的預算以內的，因之前面自然也沒有計算在內。此地還應加入工會會員戲券減價的一項，總數等於包箱券價的百分之四十到七十五，一年總在幾百萬美金以上。

總算起來，工人工資外的這些附益至少佔工人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再加上工資上百分之十二的增加，我們可以看出，三百六十萬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比大戰前的是增加百分之三十五了，這比較的數字對於他種工人是不適用的。

此外，工作時間減少了約百分之二十五，即從每日九·九小時減到七·四小時，這便是說明工人自己可利用的剩餘時間大大增加了。因為，倘使每日工作十小時

，只剩下兩時半作娛樂和求進步的時間，則每日工作七時半便有五小時爲此項目的之用，卽有加倍的自由時間了。

## 二、每小時工資增加之總數

上述顯著的事實表明了：在國產業工人多得到了約百分之三十五的商品與附益，並且工作時間至少減去了百分之二十五。這便是說，工作時間的每一小時，他們得到了比以前多過百分之八十的購買力。所以，若說世界大戰以後，沒有一個國家的產業工人得到了如近來俄國工人所得到的進步，這實非過言，工人吃的比革命以前要更好，並且能購買新的衣裝和許多前此不會買過的商品。政府與工會的各部爲了宣傳娛樂與露天生活的價值，都盡了很大的努力。每一大或小的產業中心都有夏季花園和露天俱樂部，這一切，從各方面看來，工人是充分享用着的。

上述的結論，是依據我們認爲可靠的數字得出來的；此外我們還要加上幾項缺點，這不是總計可以計算的。第一，近時工業出品，如紗，鞋等等的質地，就全部

看來是很不良的，而且一般都認為在戰前的水平線以下。第二，我們不應忽視這一事實：現在工人所利用的那些建築——舊邸宅，花園，街道，休息住屋，休養院——其價值雖然已十分低減，但遠遠在為新建築與修葺而用的經費總數之上。

既然這也是事實，我們便須拿來當作工資增加中的消數。而且，較高的工資自然使全國人民的生活程度也相對地提高起來。失業問題很嚴重地存在着；個人的較高工資仍舊使全家留在很困難的地位。

## 第四，勞動法與社會保險

### 一，工作與休息時間

在大戰以前，俄國工人每日工作時間平均為九·九小時。在有些工業中，如煤礦之類，實際都盛行十二小時工作制。而非非法延長的工作時間更是一個驚人的數目。

這一切都因革命而改變了。俄國勞動法規定八小時為最高限度的工作時間。又因為規定每星期末或休假日都必須有四十二小時繼續的休息，因之星期六的工作時間只是六小時。

在特別令人難受或危險的產業中，工人每日的工作時間還要短少。製版和石印，以及煙草工業中最令人討厭的工作，每日工作都只七小時；煤礦工人及其他一切地下工作的工人只六小時。玻璃工業中最熱的工作和溶鉛工作每日也只六小時；鉛

質製造業中，每日只要工作三小時。從顯然的身體健康的危險上着眼，這是一般認為必要的。機關僱員每日工作六小時，每星期三十六小時。可是這大部份是由於歷史的條件，然而勞動的倦怠等等尙在其次。

每日真正工作的時間常是不足六小時。礦工的每日工作六小時是從入礦口起行出礦口止計算的。通常從礦口到工作處需半小時或更多的時間，因此礦工每日用於工作上的不過五小時。在玻璃工業溶爐和風箱四個工作的工人通常有一定休息的時間，其總數總在工作時間三分之一左右，因之實際工作的時間每日不過四小時——這也是我們親見的事實。在火熱的車床邊工作的工人，一般的習慣都是輪班的，因之車床工人雖然規定是每日八小時，實際只作四小時的工作。

又，規定八小時工作的，午飯時間常包含在內，所以實際工作時間還只七小時或七小時半。

因為對於勞動委員會所稱的農業工人，私家傭僕與季節工人規定嚴格的高限工

作時間，事實上頗多困難，所以此等工人的工作時間，若是由僱主與工會雙方協定的，即令較長點也是允許的。工會因此便擔負一種儘可能使此等工人工作時間減短的責任。

這些便是各種職業最高限度的法定工作時間。倘使每年不超過一百二十小時或每繼續兩天平均不超過兩小時，在這種條件之下，延長時間亦是被允許的。延長的第一兩小時，工資須照原額給一倍半，以後的須照兩倍給工資。允許延長工作時間，這一規定之所以未遭非難，從下記事實便可得一了解，即：便是在一九二三與一九二四年間，當時經濟狀況還非常困難，常因事實需要而延長工作時間，但延長的時間總數平均每天不過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小時。今天，工廠中工作時間平均為七小時。六小時。我們若以礦工六小時工作時間的規定來說再除去前述的應減除的時間，則我們計算平均俄國產業工人的工作時間每星期為四十四小時，這樣的計算大概還算很守舊的。然而這比美國的工作時間已經是短多了。



前述的工作時間是爲成年男子規定的。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是禁止工作的，從十四歲到十六歲的每天只許工作四小時，十六歲到十八的每天六小時。許多工廠設立有學校，專爲使此等兒童在工餘受教育的，去年幾乎有十萬童工受過此種教育。有了此種限制，僱主常不肯僱用童工，因之失業工人更加多起來，爲免除此種弊端，法律便規定，工廠工人中，此等青年工人必須佔百分之十的數量。

十六歲以下的童工和婦女都禁止作夜工（從晚十時起到早六時止），但在電話局，紗廠與醫院中的女工則在例外。在某數種工業中，夜班都一致比日班短一小時。體力的女工有孕時，在生產前後各有兩個月的休息，不扣工資。腦力的女工，因爲工作比較不吃力，總共給三月的休息。當母親恢復工作的時候，在工廠中幾乎都有一育兒院或 Crèche，她可以把嬰兒放在那裡。每工作三小時半，她可以休息半小時去哺乳她的嬰兒。

還有應說明的，凡是工作需用特製服裝的，須由工廠發給，過熱或不衛生的工

作中常需要特別飲食品的，這亦須由工廠備就。

### 休•假•

每一產業工人被僱至少在五個半月以上的，每年須給兩星期的休假，不扣工資。在特別吃力的工業中，為煤礦，製玻璃，鑄鐵，鋼鐵工業等，均給休假一月之多。而且每年幾有六十萬工人由工會及社會保險部派送到休息住所去休養，在那兒的費用都是公家支付的。這種休息住所大概都是前貴族的產業，這也是新俄最有興味的事象之一。

### 二，社會保險制度

實際，俄國的每一僱傭工人都是在此種社會保險制度的保衛之下。現在此種制度雖然還沒有應用於農民與失業的城市工人之中，然受保衛的已有八百九十萬人。此種制度最重要的事象如下：（一）支給津貼於因傷或病而致暫時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二）支付津貼於永遠失去工作能力的和老年的工人；（三）失業的保險與保衛；

(四)支給保險金於死亡工人的家庭；(五)喪葬與生育的補助金。茲分述於後。

暫時失去工作能力者

倘使一被僱傭的工人，因工作致疾病或傷害而暫時失去工作能力者，在停止工作期間仍照工資原額領取津貼，毫無折扣。但失業工人身染疾病時，則只能領取失業的津貼。一九二七年三月的統計，每一失去工作能力者的津貼平均為每月美金二十八元七角五分。再，在工人失去工作能力的全時期中，醫藥的供給都完全免費的。所謂醫藥的供給並不只限於普通的診治，如大不列顛的衛生保險制度所規定的那樣，而是備有各種專科治療的，如眼科，牙科與外科等等。醫院是免費的，藥物及用具如木腿之類也都是由醫院供給。而且還值得注意的是，此種醫藥的供給，並不在大不列顛的制度之下一樣，只限於工人本身，而是普及於工人家族的。實際，俄國全人民都享有免費醫藥的便利。自然，到公立醫院去接受免費的醫藥比較到私家醫生處診治常要遲緩得多，這也是事實。關於衛生與醫藥的經費，地方政府都

是在自己的預算中劃出的，再，社會保險的經費約百分之三十都是用於這一方面的。工人的妻及子女亦不僅在家中或在公立醫院中得到免費的醫藥治療，他們同樣可到專門牙科，眼科，外科等醫院中去。一工人因看護家中的病人致不能到工廠作時，他的或她的工資仍照舊發給，並不折扣。這一切的便利，工人接受時都只認為是自己的權利而不認為是何種慈善的恩惠。俄國政府認為：儘可能供給人民以衛生的設備，這是國家的責任，並相信醫藥的供給，對於每一人都應該是免費的。這一事象不必過事推崇，這與現代公共衛生學家所抱的最進步的思想亦是一致的。

許多人以為，對於疾病或傷害的工人給與工資原額的津貼，結果必會招致許多裝假病領津貼的。裝假病的事實不免發生，這是無疑的，但工人的社會意識與有效力的醫藥治療，這兩條件聯合發展的結果，使得此種假病減少到極小程度。我們可以拿事實來證明：在蘇聯被保險的工人因失去工作能力（生產與哺乳在外）而損失的工作日數，平均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份為八日，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份

爲八·八日，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份的前六個月，依年率爲七·八日。這和德國的比較起來，相差極遠了。德國對於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只給與工資之一部份的津貼，但近年因此而損失的工作日數平均率總在十二日與十五日之間。此種差異的原因，無疑義的，一部份是因爲德國保險制度所保險的主要是產業工人，他們的疾病率是在一般人的水平線之上的，而俄國制度則連農業工人，私家傭工及其他職業都包括在內的。然而，在有些工業中心地方，我們看出因暫時失去工作能力而損失的日數平均年率爲十一日，這比德國的還是要小了。津貼制度更寬大的國家，損失的日數愈少，這是很顯然的，雖然德國的醫藥與公共衛生事業比俄國的要進步得多。所以致此的原因此時我們還不能完全斷定，不過依我們的考察，我們相信大部份的原因是，一方面對於工人及其家族有充分的醫藥之供應與看護，而另一方面因爲津貼只是工資之一部份，生病或受傷的工人在未痊癒以前便多回廠作工，以致不能抵禦新的疾病的侵襲，因而復病，結果自然損失的日數更多了。所以，低額的

津貼制度，即令從純粹金錢的標準來看，也是一種虛偽的經濟辦法。

### 永遠失去工作能力者與老年之津貼

經衛生委員會與社會保險部的醫生之審定，認為永遠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依其工作能力失去之程度以及失去的原因是否為工業的或非工業的，而給與多少不同的津貼。因工業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能力者有六類，其津貼的規定如下：（一）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且需要一人作看護者，給百分之百，即原額工資；（二）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但不需人看護者，給百分之七十五；（三）不能再作有系統的工作，只能間或工作者，給百分之五十；（四）能經常工作，但工作效能極度低減者，給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五）能經常工作，而工作效能低減了百分之十五到三十者，給百分之十六又三分之二；（六）工作效能減低僅在百分之十五以下者，給百分之十。若因非工業的原因而永遠失去工作能力者，須至前三類的程度方給津貼，其津貼額，第（一）類為百分之六十六又三分之二，第（二）類為百分之四十四又二分之一，第（三）類為

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據一九二七年三月的統計，因工業的原因失去工作能力者，第一類的津貼平均每月爲美金二十二元五角，因非工業的原因失去工作能力者，第一類的爲美金十七元。

老年津貼亦照上述的規定支給。卽，按照因年老而失去工作能力之程度，分類支給；並不是達到了某年齡，尙可照常工作，而仍舊一樣機械地支給津貼。雖然規定年齡達五十歲，並非工業的原因而失去工作能力者，必須曾經工作八年，方得領取津貼，可是實際上大多數老年人都是領有津貼的，卽令其家庭中尙有子女或其他能工作的人在工廠中領取工資，亦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俄國勞動立法的制度，在其工業生產力所能供應的生活程度範圍以內，所給與工人的保護，實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所給與的都更充分而周到。過長的工作時間，傷害，不利益的僱傭條件，因工業出險，疾病，老年，失業與死亡而招致的損失，這一切，在別的國度裡都經常威嚇着工人生活的，在俄國實際

卻因國家保險，威嚇性減少到了極小的程度。

就我們所知道的沒有一個國家對於女工和童工，疲勞的和疾病的工人，有着這樣一種有系統的保衛的。

### 失•業•保•險•與•保•衛

失業，在蘇聯如在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二百八十一處勞動交換所的報告，失業的有九五〇・〇〇〇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增加到了二五〇・〇〇〇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又增加到了二四〇七・〇〇〇人。後來從三月的失業登記表中，將已經覓得工作的和以前未曾受僱過的兩種人名都註銷了，所以四月份失業登記的總數減為一・〇五五・〇〇〇，七月，更減至九九二・〇〇〇——但在沒有勞動交換所的小鎮市中的失業工人是不在此內的。我們從另一事實中可以看出失業人數仍舊是很大的，即：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的統計，有一・七七四・〇〇〇工會會員（工會會員總數的百分之一八・一）是失



業的。並且，在非工會會員中失業人數的比例比工會會員中的當更高，因此，我們可以概言，俄國工人至少有二〇〇〇・〇〇〇是失業的。這些失業工人中大部份是不熟練工人，主要的成份是新近從鄉間到城市來的農民。城市工人享受着較高的經濟與文化生活，鄉村中的農民受了此種誘致而羣向城市移住，但城市的工業並不能容納這過多的移民，這大概是失業的主要原因。

失業是政府當前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這是無可諱言的。解決這一問題，政府取了三種方法：失業保險；進行特別的計劃以容納失業的人；以及對於失業工人的教育。

技藝最高的工人與青年工人，失業以後，無條件地給以津貼，對於一切其他的工人都是有條件的。一技藝不高的體力勞動者，若為工會會員，至少須曾為僱傭工人一年，方得領取失業津貼；若非工會會員，至少須曾被僱三年。其他較高薪金的僱員，若為工會會員，須曾被僱三年，方能領取失業津貼；非工會會員須五年。

因為有這些限制，領取津貼的失業工人約及在勞動交換所登記的人數之半，若與全部失業工人的人數相比，比例數當更小了。一九二七年六月的統計，領取津貼的失業工人總數為五四〇・〇〇〇。

在規定津貼額的時候，有些事實也會經過考慮的。全國分成六地帶，依各地帶全體工人的工資作成各該地帶工資的平均數。在每一地帶中，熟練的體力工人與受過高等教育領取較高薪金的僱員（第一等），失業津貼額規定給本地帶平均工資的三分之一；半熟練體力工人與高級的僱員（第二等），給四分之一；不熟練的體力工人與一切其他的僱員（第三等），給五分之一。這是一種有趣味的折中辦法，不是英國的那種不顧個人工作能力的津貼『平給制度』（The flat-rate system），也不是完全依個人工資額的百分數而發給的。因為規定三等津貼額的百分數都是以一地帶的工資平均數為依據的，所以各人津貼所得與原工資自然不能有同一的比例。例如，在莫斯科，第一等每月得美金十三元，第二等，九元五角，第三等，七元五

角。然而，因為第三等的工人在未失業的時候所得的工資遠在第一等的之下，所以實際第三等津貼所得與其原工資相比，其百分數比第一等的高多了。一九二七年三月的統計，第一等失業工人每月所得津貼平均為美金八元五角；其餘的平均數為五元七角。

因失業工人所贍養的人數加多，失業津貼的數目也須加大，這種通例在俄國也存在的。自己而外須贍養一人的，失業津貼即照原額加百分之十五；贍養二人的加百分之二十五；贍養三人或更多的加百分之三十五。然而工人所得失業津貼的總數不能超過他原得的工資一半以上。

對於無資格領取津貼的失業工人，政府亦多方設法給以工作。多數城市的勞動交換所都建立有合作勞動社，失業工人可以在這裡面工作六個月，所出產的多半是手工品。六個月終了便代以另一批失業工人。這一勞動社的費用大部份是從變賣出品來的，不敷之數由政府津貼，據計算，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份，此項總數將達

美金三百萬元。公共建築工作，特別如鐵路的建設是吸收失業工人的另一方法，一九二七年份將有美金六百五十萬元的特別費作爲此項之用。失業工人在這一方面容收的有十一萬人。

中央勞動學院及其分校都儘可能容收失業工人，教以各種熟練的技術及關於工業的知識。許多工會都給失業會員以額外津貼，並且給旅費與失業會員，令到需要勞力的地方尋覓工作，這也是常有的事。

公立勞動交換所對於僱主與傭工兩方面的請求都是免費代辦的，國家且給以介紹工作的專利權。不僅私人的職業介紹所介紹工作是被禁止的，僱主單方面僱用工人亦是不允許的。據一九二六年份的統計，勞動交換所介紹的工作有一・九〇〇・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〇〇件之多。在介紹工作時，工會會員享有優先權；任何工作，有工會會員充任時，非工會會員是不被給與的。此種優先權的應用以工會全體爲範圍，不僅以某特種職業爲限。例如，倘使有失業的五金工人亦可以從事食品

製造工作，則當食品製造工業需用工人，而失業工會會員中又無此種工人時，儘先被介紹的必是前項五金工人，非工會會員中雖有食品製造工人亦須排在後列。僱主對於介紹來的工人至少須試用一次；在一星期以內，他可以將來人辭退，自己不受何等損失。然而，試用期滿以後，辭退工人必須得工廠委員會的同意，並須呈報工會與勞動委員會，加給兩星期的工資作爲解雇津貼。在實際上僱主辭退不善工作的工人因此也都非常困難。然而，這及於工廠紀律上的效力決不如我們所想到的那樣壞。就全體說來，工人在生產方面是非常富於興味的，因爲產業的利益他們自己也佔有一份，所以對於長期曠工或慣於怠工的，他們自己都能予以道德上的制裁。

### 死•工•人•家•庭•之•保•險•金

這是俄國社會保險制度中另一特出的事象。在別的國度裡，工人對於自己的家族都是就各個人分別保險的。在俄國，倘使工人死亡，遺下有不能自己維持生活的家族，此家族便可以向社會保險部具名領取保險金，死者之夫或妻或父母，若是無

工作能力的，或有小孩在八歲以下須自己撫養的，都認為是須贍養的遺族。兒童在十六歲以下，或在十六歲以上而達到此年齡以前即已失去其工作能力者，亦認為是遺族。倘使一工人因工業的出險或疾病而致死亡的，他的遺族所領得的保險費比因非工業的原因而致死亡的遺族所得略多。前一類的，遺族若只一人，可領得原工資的三分之一，兩人領二分之一，三人或更多則領四分之三。後一類的（即非工業原因致死亡的）則分為九分之二，三分之一與九分之四三等。

#### 生育與喪葬補助金

在生產嬰兒時期，女工可以領得等於半月工資的補助金。一九二七年三月的統計，此項補助金為美金十元五角，其用途為購買嬰兒需用的一切用具或備其他不時之需。生產以後的九個月中，女工每月當可領得等於其工資八分之一的補助金，名為哺乳補助金。此項補助金每月約在美金二元六角以上，由衛生委員會支給，用意是一方面表示對於母親女工的同情，另一方面資助她哺乳嬰兒時所需的醫藥費用。

對於喪葬，保險部亦有給予補助金之規定。此項補助金的數目因各地帶的生活程度而有差異。給予兒童的僅及成年的半數。一九二七年三月，全國統計的平均數（兒童與成年均在內）為美金十四元。

統計起來，一九二七年份社會保險的經費將達美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完全是由全國的各產業支出的，實佔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三略強。這與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份的比較起來，百分比是大大地減小了——當時保險費用實佔工資總額百分之二十二，却因為規定額過高而且產業的狀況還頗不振，幾乎三分之二都是沒有收齊的。而現在，規定的經費實際都是按時收齊的，從前的欠項也都逐漸補繳了。

### 勞•動•行•政

在其他國度裡，進步的勞動法之實施，常因假手於毫無同情心的官吏，致實際結果每等於零。在俄羅斯，勞動部的官員確實是由工會自己指派的。勞動委員會的

首領是由工聯中央指派的，政府對於工聯中央的決議有履行的義務。各省勞動委員會的領袖也是由各地工聯委員會指派的；各地社會保險與僱傭事務部及公斷處的首領亦都是這樣指派的。勞動交換所的各部首領也都是由各地產業工會指派的。所以勞動法是由工會的代表自己施行的。

國家托辣斯指派管理員時須徵求工會的意見，工廠委員會與工會有權控訴管理員的不法行動——這兩事實可以說明：工業的行政與法律的施行都是在工人自己手中的。



## 第五，住屋問題

自從俄國工人取得政權以後，住屋便成了當前的大問題。因爲工人生活情況的困苦難堪，財產收歸國有的呼聲更加緊張起來。財產收歸國有的結果確是增加了很多住屋，但這仍不夠實際的需要。全國二百二十萬間城市住屋中，僅三十萬間，或卽總數百分之十三，收歸國有了。而這收歸國有了的住屋却須容納百分之五十的城市人口。其餘的百分之八十七的住屋仍留在舊屋主手中。

收歸國有的住屋，在革命後內戰時期，由地方蘇維埃直接管理。有秩序的經濟生活恢復以後，政府擬定了一個關於住屋的很精密的設施計劃。所謂很精密的設施計劃便是說需要撥出多量的資本去從事住屋的建築。俄國的幼稚工業正是需要多量資本的，而且需要得非常迫切。所以住屋設施計劃便延擱下來；但當工業的改造有了相當的成效以後，便有多量的時間與金錢來注意於住屋問題了。過去數年間的成

績已經至可驚人。然而在城市與工業區中仍然有大大的人滿之患，這完全由於革命與內戰時期中的大破壞以及一九一六到一九二一年五年間幾乎完全沒有進行建築事業等事實所釀成。

建設較好的住屋，在財政上與經濟上都有困難。政府爲了企圖增加生產，將國家工業的贏餘都儘可能投還到工業中去，因之爲了建設房屋等的經費都減少了。對於非工人的租戶徵收的一種特別稅，原來的計劃是拿來用於建築住屋的，但這項稅收既少而又無常規可循；所得稅的用途也是準備建築住屋的，然而徵收又極感困難。○努力是過剩着的，建築費終究沒有把握。合作建築房屋計劃所能積聚的資力也極小。加之，建築的材料也非常缺乏。

工會，合作社與各產業自己現在正進行着一大規模的住屋建設計劃。例如，在底弗里斯(Tiflis)，後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首都，工會得了政府借款的幫助，將原來的草棚都改建了現代的住屋。那裡最流行的是公寓式的住屋，在每一公寓

中有一大膳廳和大廚房，飲食都是由大廚房備就出賣的。在這些公寓周圍有大花園，裡面有露天電影，音樂台，演劇舞台。每一公寓中也有一戲院和俱樂部。

勞動團體所建築的公寓，房間都是一樣的，租金却因住戶的工資大小而各異。我們所看見的最好的房間，租金為每月美金一元半至五元不等。工會會員失業以後，租金即可豁免。

這並不是說在底弗里斯或其他任何俄國城市中，每一工人都有了理想的住屋，而只是說工人現在居住的地方比在舊政府統治下所住的確要好多了。

建設住屋的另一手段是合作建築會，這在工業中心地帶特別發達。去年由這些團體建築的合作公寓在九千以上。在莫斯科有一區，合作建築會現正從事建築二十二所大公寓，全部幾可以容住一萬四千人。這些公寓內附設有一幼稚園，計佔有二層樓房的地位，又有一合作膳廳與合作商店——這都是設在一所特建的中央廳裡面的。這些公寓中每一房間內有兩小房，廚屋和浴室是與另一家公用的。月租美金七

元，自來水在外。上述的公寓，在四十四年以內須照付租金，且所有權是屬於屋主的，屋主的家族親眷可以在公寓內寄住，但不能轉賣或抵押以圖利。任何人可以加入此種合作建築會，先略付入會金，以後每月付給少許盧布；住屋建築完竣並租出以後，每月徵納的股金則略增加。

產業工人的住屋，最大部份是由各產業自己供應的。工會與國家托辣斯會經協議，從工業盈餘中提出百分之十作為改進工人生活的經費。依據勞動法，此項經費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用於住屋建築的。我們所參觀的許多工廠都有了建築的新屋，或藉前項經費的幫助，正在建築中。

雖然這樣多方設法補救，而住屋的情況仍舊非常難看，新都城如莫斯科和哈科甫都特別需要更多的住處。列甯格勒和基也甫因政府的遷都還略減少了住屋的需要，不過今天在蘇聯沒有一個大城市是不感到住屋缺乏的痛苦。情況之難看不僅因為住屋缺乏，亦且因為現有的舊屋都十分頹敗了。適當的修葺都未能作到；從前本

來是適宜於居住的房屋，現在早已頹敗不堪，不過因為需要急迫，免強住用一下罷了。

## 第六，消費合作社

二萬九千合作社共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社員，這是蘇聯的最大經濟勢力之一。社員中的百分之四十是城市工人，而且幾乎全部都是工會會員及其家族，其餘的都是農民。這些合作社共有商店六萬七千間以上，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份這些商店零售貿易的統額超過了美金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這佔全國零售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八。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截止這一年的計算，合作社的貿易總額將達二·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即佔全國總額百分之四十六。

合作社與國家商店（由地方政府或國家托辣斯所有的）很快地將私人商店打倒了。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份，私人商業佔零售總額百分之五十九，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份減少到百分之三十九，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份的計算恐不及百分之三十一，而且這其中還是農民和手工工人自己直接到市場上來出賣他們的出產——這

種私人商業佔大多數，商人經營的商業貿易額實佔少數。這一切事實可以證實，在俄國以外所流行的那種極普遍的傳說，『Nepman』或私人商業非常得勢，是非常錯誤的。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誠然有少數很發達的私人商店，可是就全體來看，私人商店雖然為數或許極多，其規模却都是極小，只需本人和他們的家族便可照管得到的。逐漸能控制俄國零售商業的只有合作社。

合作社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發達，是因為他們的商品價格比私人商店的要低廉幾及百分之二十。自然這與英國合作社所採用的價格政策是完全異趣的：英國合作社的商品價格是和市場價格一樣高下的。在一種不同的經濟制度之下，英國的是一種比較安全的政策，因為這可以減少商品價格變動的危險，防止價格計算的錯誤，減少私人商店的反對，並可以將巨大的盈餘用購戶拆息的形式，在某一時期終了時給與其社員。可是因為這種政策只是被當作一頂雨傘，藉以抵禦某些可能的困難的，所以對於合作社務之迅速發展或私人商店之迅速沒落，這種政策是不能有何種幫助

的。俄國人的急迫希望是減小私人商業的勢力並藉以防止小商人階級之興起，自然不會採用英國的政策了。

俄國合作社之所以能採取減價政策，是因為他們能彼此聯合起來，用巨大的資力去從事大規模的購買。他們亦從各種國家的企業中取得了許多特別的便宜，如對於國家托辣斯的出品，他們和國家商店都是有購買的優先權的。這便是說，那些供給不足以應需要的貨品，私人商店是買不到手的，合作社與國家商店在這一方面實際是專利了。合作社掛賬亦特許有較寬大的期限，租金亦廉，稅率更低。

合作社的股分額數目是很小的，直到最近，一般鄉間的合作社每股為美金二元五角，城市的為美金五元。這些股分多部份是由家中男子握有的。雖然合作社極力想多吸收婦女社員，仍無大效果。

一九二七年四月份的統計，合作社的股本總額為美金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平均每社員的股金僅美金三元略多而已。這可見實際上社員有一股以上的都佔極



少數。然而合作社由前此有把握的盈餘中所積聚起來的財產總額却達美金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人一票的原則是採用的。在較小的鄉村合作社中，管理員是在年會中推選的；在大的合作社中；由社員選舉一代表團，代表團再推選合作社管理員並負監督社務的責任。這些地方合作社聯合起來成立區和省的組織，更上有每一共和國的合作社中央組織。蘇俄的合作社中央組織 *Сентральный Союз* 同時亦是蘇聯的。這各級的聯合組織實際都變成了各地合作社的代理人，他們接受各合作社的定貨單並代他們交付國家托辣斯。國家托辣斯因此可以直接將貨品由工廠運送到地方合作社，省減了許多堆棧費用。

合作社販賣的不僅是雜貨，同時亦販賣織物，布疋，陶器，家用器具，並且直到最近，在農民中還販賣農具和種子，不過現在後兩種貨品都由農業合作社經售，另一方面農民的穀物及其他出產也都由農業合作社負責運銷。社員有必要時可以掛賬，付款期因貨品種類而不同，雜貨一月，布疋及日用器具等六月。賴賬的事極少

。通常僱主對於工人的債務是要負責任的，因為若有賴賬的事，僱主可以從工人的工資中扣取的。掛賬是不需利息的。

地方合作社的資本，一部份是以『從上級合作社聯合組織掛賬購貨』的形式而取得，一部份是銀行的貸款。貸款一項比合作社自己的股金或儲積的盈餘等項更要多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合作社從銀行取得的貸款在美金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幾三倍於合作社自己的蓄積數目。自然，此項貸金多部份都是由上級合作社聯合組織負責向銀行借取的，地方合作社自己借取的比較尙少。

因為貨品的賣價只是等於工廠的原價加運費，所以購戶的拆息是極其微薄，很少有過百分之三的。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份上半年的盈餘為美金四三・八〇〇・〇〇〇元，約為貿易總額百分之二。有些合作社竟不實行分派息金於購戶，而在年終將他們的盈餘用於社員的文化事業或轉作資本。

因為合作商店出賣頗多的貨物於非社員，其價格與賣於社員是一樣的，於是便

有人懷疑，既然非社員亦可以享受合作社的最大部份的利益，爲何還會有許多人加入合作社呢？，並且我們應當記得，購戶的拆息極微薄而且大部份的合作社都不付給的，有些合作社並且不分派股息。人們之所以加入合作社，主要的原因是：（一）能優先購得最易缺乏的貨品，如上等的織物和砂糖之類；（二）能掛賬購貨；（三）且覺悟了社會團結與人民聯合實行宰制『商品分配行程』之重要。加以股金額極小，開始又只須付給一小部份，餘數陸續繳納，這亦使人們更易於加入合作社。股息與購戶的拆息自然亦是原因之一。

許多貨物的供給每不能應各方面的需要，這一事實使常誘惑社員作出一種非法的勾當，即：從合作社購取此等供不應求之貨物，以高價轉賣於私人商店，私人商店便以更高的價格出賣於能出高價的顧客，或那班不願列隊久候而甯願出高價的顧客。合作社社員從事此種投機事業的，如被發現，其社員資格即被取消，且須受工會的一種責罰。

這種情形給我們一個很有趣的比較，使我們看出在一種有組織的經濟制度之下與在一種自由營業的經濟制度之下，調劑供給與需要的方法有何等的不同。在前一種制度之下，價格是規定了的，倘使某種價格的貨品供不應求，則能夠購得此種貨品的只有先到的顧客。可是在自由營業的制度之下，因顧客競爭的結果，貨品的價格可以任意高抬起來，於是能夠購得某種供不應求之貨品的只有能出高價的顧客，窮人只好望望然去之了。

參與合作社之實際行政的大部份是非共產黨人。在鄉鎮的合作社中特別是這樣，城市合作社中亦是這樣。在合作社的上級機關中，共產黨人的百分數却逐漸增加，如在工會和政府機關中的情形一樣。舊年的那種嚴格的減價政綱之能施行有效，也是因為這些上級機關是在共產黨人手中，他們能使合作社的措施完全依據工業的總政策而行動。

## 第七，農業

蘇聯農業已經達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線上下了。耕地的總面積比從前擴大；不過總出產額比從前略小，即每畝的出產額略減少了。現在的情況，若嚴格地用統計來評判，則比大戰以前的看來會略壞一些；但若依其他的某些特點來說，情況確是好得多了。例如，農民的境遇改善了，土地重行分配了，爲了研究與實驗投下了許多資本——雖然這一切的將來的結果，現在還不能用數字來說明。

考察任何國家的農業，第一件重要事實應該注意的是，每一農戶所耕作的土地究有多少。俄國共有農人二二〇〇〇〇〇〇戶。一九二五年的調查，農戶中百分之三十所有的耕地都在二十五英畝以下，另外百分之五十則在七十英畝以下。若用美國的標準來說，這是很小的經營了。這一主要的事實便可說明現在俄國農業落後的情形。倘使那小量的土地是菓園菜圃，則亦未始不可以成爲繁茂的經營。可是

他們最大部份都是穀田——就我們所知道的，穀麥的田莊，每一戶非有數百英畝是不們足以談到好收穫的。

既然有這種重大的根本的阻礙橫梗在前途，則要大大地改進農民生活的情况，便只有一種可能，那便是促進社會化的努力，如機器的共同使用，出產的聯合販賣，牲畜檢驗所之設立，合作借貸會之組織，以及如前面說過的，文化事業之認真與擴大。政府對於這一方面實盡了最大的努力，這是我們應該說到的。農民所得到的專門技師的幫助比戰前要超過多多了，也得到了較好的種子與牲口的供給，而最重要的是已經開始進行一種精密的十年計劃，計劃的內容便是改組俄國今天尙盛行着的那種中世紀的狹田制度。政府正從事土地的重行測量，將狹田併成廣田，並實行五田或六田的輪耕制度——這一切的努力，目的均在於增加生產。真的，這種努力已經得到了結果。

要評判俄國農業的現狀，必須以牠的近代史爲立足點。大戰與內戰，更加上軍

事共產時期施行的不幸的政策，使得農業破壞到令人難信的程度。自從那時以後，恢復的速度亦至可驚人。原因的一部份只是自然的結果，生產經過一次騷亂以後，在任何情形之下也都會復入正軌的。原因的另一部份則不能不歸功於政府的現行政策之確當。下面的表可以簡明地說明現狀：

年 份	商品生產量	百分比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三一七·五五六·〇〇〇磅	一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三三五·一一六·〇〇〇磅	一〇二·四
一九二五—二六年	四〇〇·四六四·〇〇〇磅	一二六·一
一九二六—二七年	四二八·四三六·〇〇〇磅	一三四·九

從上表，可以看出四年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增加。若是從大饑荒的年份（一九二一—二二年）起算，生產的增加竟達約百分之八十七，這是更可注意了。

增加生產是一事，可是用出賣生產品所得的錢去購買農民需要而不能自己生產

的工業品，則又是一事了。農產品的價格與工業品的價格兩相懸殊——即衆所共知的『剪刀問題』——這並不是俄國特有的一個問題，不過在俄國也和其他國度一樣，成了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這問題的嚴重性，產生了證明俄國政府有廣大權力的——一件頗有趣味的事例：即政府用指令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六年以來都實行着這一貫的政策。一九二五月，工業品零售價格對於農產品的指數為一三九。一九二七年四月，這指數已減低為一〇六——兩者間的數目自然是在一種波動的增減之中，不過一般的趨勢是有利於農民的。然而，此地還有一問題，即是：倘使政府如此武斷地規定價格，遠超出於價格的自然趨勢以外，那末這種政策是否會有成效呢？在俄羅斯，因為工業生產的擴張，其速率遠在農業的之上，進出口貿易又在國家的嚴格管理之中，這種政策的成效似乎是極有把握的。倘使這種成效持續下去，對於農民生活情況的改善必有長足的進步，這是無疑義的。

我們還應該注意，全部農產品中只有百分之一八·三是拿到公共市場上出賣的



，所以農民生活情況的改善，大部份要靠在他自己消費自己的或其鄰人的產品上面。○據食物消費統計表來看，現在農民食用的麵包和一九一三年份的相等，不過麵包的質地要好些，肉類多用百分之十五，牛奶多用百分之四十三，牛油仍同前量，雞卵多用百分之二十八。○關於蔬菜和菓品雖無統計，我們却儘有理由相信農民現在食用的比從前要多。至若家庭用具，布疋及其他工業品，農民現在所得到的比在一九一三年時要少，可是他能更多地享用自己的產品了。○所以，不僅在公共市場上出賣的百分之一八·三的農產品是農民的盈餘，可以用去購買工業品，並且農民也可以更多地享用自己的出產。

據計算，全蘇聯農民現在所繳納的稅款比戰前所繳納的租稅少美金一·二五○  
●○○○元，因而這宗款項便可以增加他們的資本，充裕他們的消費了。○在理論上，農民對於他所耕作的土地是沒有所有權的，但他和他的家族是可以握有此項土地，只要他們能夠證明此項土地確是在被使用。○在一種嚴格的條件之下，他亦可以將

土地出租一部份。所以，他從銀行貸款，決不許用於投機事業，只能作為擴大資本及整頓田莊之用。

雖然農業的貿易幾乎完全掌握在國家商店和合作社手中，分配的費用仍舊很高，即使有低減的趨勢，亦十分緩慢。運輸的費用對於農民比對於工人實在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總之，俄國農業的現狀總算有如我們所能盼望的那樣進步了。正與國外盛傳着的許多流言相反，俄國政府顯然沒有把農村當作殖民地，為城市工人的利益而施以掠奪；雖然政府無疑地是在工人的掌握中，他們却正企圖發展一種周密且堅實的經濟制度，把農業也會當作其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我們只要記得農產品的總額為美金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而工業品的不過美金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便可知道一種高明的農業政策是非常需要的。加以，蘇聯總人口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中，農村人口却佔了一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則一種高明的農業

政策之重要更是顯而易見了。三千萬人想長期地掠奪一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而不會出什麼大亂子，這是絕對難能的事。再進一步，從共產黨希望建設工業這一點來說，農產品的出口便是第一重要的條件。這些出口貨幾乎是俄國的唯一大財源，用了這，她可以在世界市場上購買機器，藉以建設一大規模的工業。而且，倘使農業之進步有待於資本之增加，倘使工業恢復後的工業品需要一永恆的市場，那使農民的購買力必須提高——這也是事實。

俄國廣大農民羣衆的生活水平線，若是拿美國的標準來較量，那是低下得難堪的。可是，若用他們自己的尺度來計算，那總算大大地進步了，而且只要政府的現行政策繼續下去，必會更有大進步的。每一農戶耕地過少，農村組織之陳舊，因旱耕(Dry-farming)，俄國有許多地帶都須旱耕的)而發生的許多困難，這一切都阻礙了俄國農業長足的發展。可是在這種限制之中，公共事業之發展，新的輪耕制度與翻地方法之應用，牲畜力與資本之增加，取得工業品的費用之減少——這一切可以

大大幫助改進過去的缺點。而這一切都是現行政策中明確規定了的。

## 第八，教育

革命以後，教育事業有極大的發展，結果在教育制度上有了——一種根本的改組，並開始施行着——新的教育政綱。這政綱主要的目的是促成社會制度之向社會主義，若不是共產主義的話，那一方向的發展。爲達到此目的起見，各級——初級，中等，高級——教育機關通行的課程與教授方法都有了急劇的變革。

除了許多新的教育機關，如兒童之家，青年農民學校，工人學會，工廠技師學校，成年教育傳習所，以及工人俱樂部等都已先後成立而外，還有許多通常是在教育行政範圍以外的事業，如博物院，圖書館，美術科學院，戲院，刊物，以及落後民族之文化發展事業等等，亦都移歸教育部監理指導。

在教育組織與行政之中，蘇聯的六個共和國都各有其完全的自治權。在每一共和國之中，教育行政是高度地集權的，政綱和政策都須由教育人民委員頒定。各

地方教育當局的責任，大部份是籌措經費，並按當地實際情況去施行政策與政綱。在特別的與職業的教育這一類以下，一切教育都是由國家管理的，在那些不關涉到社會與政治教育問題的範圍以內，少數私立學校是被允許存在的。實際上，一切公共教育都是對一切人民開放的；然而因為學校的供給遠不應一般的需要，在此種情形之下，工人是比較有優先權的。

對於高級教育機關中的學生，以及對於低級教育機關中不幸的兒童，教育不僅是如通常意義的免費，而且多還有特別津貼的。

雖然俄國的經濟狀況，一直到現在都是在困難當中，可是在新教育制度的發展這一方面却有很大的成績。現在的教育經費已經超過戰前的數目了。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份，初級教育已經恢復了一九一四年的地位，至若中等的，職業的，專門的和高等教育都遠超過了當日的數量。

而革命之最大的成績還在於發展了萬千教育的輔助機關，如識字所，成年補習

學校，工會學校，黨校，鄉村讀書處，工農之家和青年俱樂部等等。

低級學校課程中的特色在於特別注重社會的研究，其目的在於養成兒童的集體的觀念與態度。課程中亦注重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研究，其目的則在於發展兒童的一種明確的唯物主義的觀念。

在純粹屬於文化性質的範圍以內，如語言，文學，藝術，在每一共和國中的許多小種族和小民族都享有絕對的研究的自由，但在經濟的與政治的思想範圍以內，那是必須依據蘇聯所決定的一般政策的。也如在其他的國度裡一樣，對於那成爲現政府之基石的主義，教員是不許在學校中發表反對意見的。

教員之社會的與政治的地位是有了大的進步，可是絕對的經濟地位，雖然比其職業的要好多了，却仍沒有恢復到革命以前的那樣。教員因革命而被革職或自行離去學校的，其數目實不過總數的百分之五。

教育當局會特別努力於使一切的教育與社會，國家乃至工人階級的需要都密切

地關連起來。學生參加學校行政一項，在全部教育系統中都是非常注意的。

教育當局已經擬好了一規模頗大的教育政綱，是爲最近十年中迅速擴張教育用的。可是這政綱大部份還是白紙黑字，~~圖~~爲實施的經費還非常缺乏，所以教育政綱之完成還須有待於經濟政綱之實現。

## 第九，政府與黨之造構

俄國政府是立基於職業代表制與無產階級專政上面的。在城市中，由各工廠店家（不是以地域的區劃為選舉單位的）選舉代表到地方蘇維埃中去，（蘇維埃 Soviet 一字意即議會）。每一相當大小的工廠的工人在他們的工作處集會，指派並選舉他們的代表。產業性質相同的小工廠，店家以及職業類似的團體則聯合起來從事選舉。家庭中的主婦也可以推選代表的，她們的集會以地域的區劃為單位。獨立的手工業者通常在各地區分別集會選舉他們的代表。這些通常是依據生產品的形式而不分開的。

在鄉間，每一村由全村農民集會選舉代表到地方蘇維埃。這是地域代表制同時也是職業代表制，因為農業實際也只是一種產業。然而本地的家庭僱工，本地的教員和醫生也都參與村大會的選舉。凡是為營利而僱用了三個或更多工人都無選舉



權。在先，家庭僱工和僱用了一個農業工人的農民都是無選舉權的，這種規定後來取消了。其他幾種階級的人當然是被排去的，最著名的是牧師，俄皇時代的祕密警察官吏以及反革命運動的領袖等等。在全人口中，這些階級的人佔極少數。遞奪這些人的選舉權，其理由是：他們有着各種原因要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的政府，而且選舉票當然不能放到現政府的敵人手中去咧。村蘇維埃執行地方政府的通常職務，並負責維持學校的經費和處理本地的土地問題。在最近一次選舉中，有選舉權的全體人民約有百分之五十是真正參與了的，美國總統選舉中，人民參加的百分數也不過如此，城市蘇維埃的工作比較複雜些，諸如教育，住屋，衛生，警察，消防，清道，乃至地方事業，如電車，自來水等，以及許多地方商店之管理等，都在其範圍之中。

村蘇維埃選舉代表到鎮蘇維埃，鎮蘇維埃選舉到州蘇維埃，州再選舉到省蘇維埃。城市蘇維埃亦選舉代表到省蘇維埃。

選舉人數比例之規定，鄉村中每一萬居民選代表一人，城市每兩千選一人。因為選舉權是限於十八歲以上才能取得的，這便是說，在實際上，城市人民所享有的選舉權比鄉村的要多兩倍半。對於這種不平等的比例，共產黨的解釋是：產業工人比較農民更有智識，更富於階級意識些。這看來是很有趣味的，美國工業發達的各邦，多數選舉的人數比例也是不公平的，不過情形恰恰相反，即鄉區人民的選舉權比較城市人民的要多些。省蘇維埃與美國的邦立法會相當。他應進行管理的事業是道路，高等學校，農業與衛生工程，並且調劑較富地方與較貧地方對於租稅的負擔。

省蘇維埃大會選舉代表到全俄大會。通常都以為城市亦選舉代表直接送到全俄大會，這樣便給城市工人以更多的選舉權了。然而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城市並不選舉代表直接到全俄大會而只選舉代表到省大會。

最近幾年中，俄國國家的組織屢經變動。具了幾大的彈性以合於各民族的需要

。她的名稱已由『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變作『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大聯合』。俄羅斯只是這大聯合中的一共和國，自然她是其中最大且最重要的一個（西伯利亞也包含在她的版圖以內）。此外便是烏克蘭（Ukraine），白俄羅斯（White Russia），後高加索（The Transcaucasian），土科曼（Turkoman）和烏茲伯克（Uzbek）共和國，還有十五個較小的『自治』共和國，十六個『自治省』，這些是為各小民族特設的，都各有其鮮明的社會主義的政府。這大聯合的門戶是開放的，凡是信奉共產主義並採用蘇維埃政體的國家都可以加入這聯合。即如，倘使德意志變成了蘇維埃政府，蘇聯是容許她加入的。蘇聯的最後目的是建立一世界的大聯合，便是一個蘇維埃的國際聯盟，不過牠比現在的國際聯盟要更集權罷了。

全蘇聯大會約有代表一千五百人。這樣多的人數，集會是頗繁難的，所以只每兩年集會一次，會期約一星期之久。大會只能決定一般的政策，許多立法的權能都付給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去了。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全俄大會選舉代表四百十四

人，其他各共和國選舉一百人組織而成。蘇聯最多數的根本法律都是由這委員會通過的；委員會並選舉二十一人爲主席團，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主席團爲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選舉一『人民委員會』分部執行各部份的政務。

有些部份的政務須全蘇聯有統一指揮的，如軍事，外交和運輸等等，這些部份不再在各共和國內設人民委員。其他如勞動，財政和經濟會議等部份，則六共和國各有其人民委員，由各人民委員聯合起來成立蘇聯人民委員會的各該部，自然大多數的政策仍然是以一國家爲範圍而決定的。

在人民委員會之下設有『勞動國防會議』，由人民委員會主席，工農監察，軍事，勞動，道路交通，國內外貿易諸人民委員，最高經濟會議主席，以及全俄工聯中央代表一人組織而成的。

這一會議須負責製定國家一般的經濟政綱。牠亦有權調整生產，貿易，價格，分配與交換諸業務。牠的決議須經人民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審定。直接隸屬

於勞動國防會議下面的便是前述的那最重要的『國家設計委員會』。

關於教育，衛生與公安諸部務的行政，大部份都在各共和國掌握之中。真的，在各共和國以內，有些部份的人民是願意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並且希望取得更大的行政的分權（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的，特別如俄羅斯這樣大的國家中有這樣的情形，所以各共和國的措施大部份都是注意給與文化的自治權於那些部份的人民。對於因種族成宗教信仰而結合的那些小共和國，如德國殖民，韃靼人，莫耳達夫人等，文化自治權也都是給與的。不過在允許各民族自習其語言並保存其風俗這範圍以內，共產黨希望絕對阻止國家主義的發展，以免蘇聯有分裂的危險。

地方選舉不用票選、只用舉手表決。只有這樣的方法才能使每一人都可以行使他的選舉權。舉手表決的方法似乎容易遭威脅而失去其效用，不過我們應記得，在一個大多數人民不識字的國家，如俄國這種國度裡，用票選法是最困難不過的事。

而且，任是怎樣的威脅，總不會遇到如那些工業與土地在少數人手中的國家裡所發生的那種下流的威脅——這也是事實。英國的地主和工廠主在選舉中常是祕密地威脅工人：倘使工人投票反對地主或廠主的希望與利益時，必遭開除的處分——所以舉手表決的方法在英國是沒有好結果的。在俄國，頗有不少社會的壓力使得人民不敢投票反對共產主義，這當是可能的，不過在鄉鎮中，共產黨人爲數極少，這種壓力自然也很微弱，而據極可靠的報告，在鄉村中討論和選舉都是十分自由的。

任政務的共產黨人愈是在高級政府機關中爲數便愈多。在鄉村中，地方蘇維埃的委員中最大多數都是非共產黨人。然而在州和省蘇維埃裡就比較多了，在全俄大會中則更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最多，主席團和人民委員會便完全是共產黨人充任的。

然而，我們用不着推測，以爲蘇維埃委員中的非共產黨人一定是反對共產黨或社會主義的。許多同情於共產黨的政策的男子和婦女都不肯加入共產黨，有的是怕

犧牲過大，有的是不願受鐵的紀律的約束，因為每個共產黨員在自己的工作時間以外還須擔任許多政治和經濟工作的。他們必須在工會中，合作社中和政治生活中積極活動。他們每一星期中必須花費幾個下午和晚間去從事宣傳煽動和其他行政工作。如發現有絲毫叛背國家的行動，他們比非共產黨人要受加數倍嚴厲的處罰。他們不能獲得巨數的工資，在大城市中每月不過美金一百十二元五角，在各省更少了。許多專門技師和行政人員不是共產黨人，所得的工資比這數目大多了。在這些情形之下，所以許多人同情於黨的宗旨却都不願加入。

而且入黨也是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對於非體力工人和非農民的份子更加嚴格。入黨的願書和履歷須經過詳細的審查，倘使過去是曾經參加過反革命的企圖的，自然都遭擯斥。新黨員都有候補試驗期，工人六月，農民一年，並體力工人五年，在候補期間，候補黨員可以參加黨的會議，但無表決權。此外，在此期間，黨必多方設法減少藉黨糊口的份子，許多候補黨員都是因此而遭開除的。

結果是，共產黨與我們腦中所了解的那種政黨完全是兩件事。牠不是一個很鬆懈的人的集團，在一定的時期中幹一些選舉等等的把戲——不是的。牠乃是經過了嚴格選擇的一個活動工人的團體，是有一明確的目標，這些工人都願意為這目標的實現而忍受大犧牲，他們是由一種集權的紀律團結起來的。

共產黨的構造與政府的非常相似。牠的一百二十萬黨員都組織在約三萬八千地方支部中。工廠中和鄉村中大城市都有這樣的支部，在城市中還有區的組織。他們選舉代表出席黨的年會，年會再選舉一中央委員會。這是決定政策的主要機關。中央委員會推選九人組織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政治局便指揮黨的全部主要工作。全體黨員均須服從黨的決議案。這在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更高度的集權，因為中央委員會在每年全國大會以前可以約束個人的言行。對於指派各地黨的機關的書記，黨中央也能有很大的影響，這更幫助了中央權力之擴大與集中。這是我們都知道的，黨的反對派，在托洛斯基與季諾維夫的領導之下，最近力爭的是：倘使新的情況



發生，改變了前次全國大會決定一般政策時所依據的舊情況，那便他們應當有權質疑當日的決議案。他們亦堅持有權在黨內充分討論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在全國大會以前有權在黨內從事關於重要問題的宣傳。

許多人相信：當那些爲了主義會在監牢與放逐中受盡苦辛的老共產黨人死去或衰頹不能任事以後，共產黨的犧牲精神會完全消失去的。共產黨人已經看到了這種危機，便建立了兩種組織來企圖補救，一是『先鋒隊』(Pioneers)，一是共產青年團(Comsomol)。兒童在十歲到十六歲之間的加入前一種組織，十六歲到二十三歲的青年則加入共產青年團。共產青年團在全蘇聯各地都有支部組織，團員約達二百三十萬，幾乎比黨的力量大過了一倍。其中約有一半達到了入黨年齡的都同時加入了黨。其餘的有些自己不一定要加入，還有些是因爲某些原因革除了。共產青年團員不僅在其團員中進行教育宣傳工作，亦且他們運動遊戲都是在一處的。他們也在失業的青年工人中作些社會工作，並注意指導『先鋒隊』的組織，這一切頗與美國的

Big Brother 和 Big Sister 的運動相似。

## 第十，公民的自由

俄國境內是不許有反對黨存在的，攻擊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報紙亦禁止印行。積極反對現政府的人不許到公共的集會上演說。一切書籍，冊卷，影片和戲目之類均須受教育人民委員會下的檢查部之審閱，攻擊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材料是不許呈閱的。我們對共產黨人說，我們反對這種壓迫，因為這侵犯了民主主義，他們却回答說，資產階級在所謂民主主義的國家中，只要看見工人階級強大起來了，且有階級覺悟，便不許工人有言論，出版以及集會的自由；工人受了千辛萬苦才來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他們當然不願允許舊統治階級鼓吹復辟，將革命的成績完全革斷送掉——他們並說，真的，沒有那一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願意讓敵人來和平地取自己而代之的。

可是，對於現制度有組織的反抗是不允的，大多數個人的批評却並不禁止。農

民和工人對於政府的政策大抵是可以自由批評的。有許多報紙主要地都是爲農民印行的，普及鄉野的通信員不僅供給許多新聞，亦且送到許多對於政府行政的嚴刻的批評。農民實際是不受絲毫壓迫的；工人也幾乎有同樣的自由。每一工業或商業的企業中，無論規模大小，都各有自己的壁報，壁報裡大概包含有對於該企業行政的各種批評。一切新聞紙中也都有工人生活欄，向此欄供給批評材料的通信員約有二十五萬人。政府的和工廠的代表常出席工廠的工人大會作報告，並常受工人對於行政的批評。

共產黨人說此種批評對於他們非常有利益，因爲這可以顯示某種特別的政策是能否與工人的願望一致，因之使他們注意，不致使他們的政策與產業工人的一般意見和最好的經濟利益相差過遠。共產黨的統治根本是依據在工農的資助上面的，黨決不願壓迫工農，因爲果真如此，便會引起驚人的反抗的。但這種考慮對於前資產階級與獨立職業者是不適用的。政府對於這班人老是懷疑的，決不願給與集合批評

的機會，至若個人的批評，爲他們自己着想，是非常危險的。如此壓迫的原因，在政府一方面是恐怕他們可以誘起一種騷動或是形成一反共產主義的黨派。

雖然共產黨一般的宣傳是反對宗教的，可是參加宗教的集會等等對於一切人都完全是自由的。回教徒的兒童十四歲以上便可開始接受回教的教育，然而基督教會對於十八歲以下的青年是不能給與有組織的宗教教育的。回教徒之所以能獲得此種特權是因爲他們對於革命具有一種善意的態度。我們應該認清，網羅着俄國基督教信徒之最大多數的希臘教，從前在青年中並沒有發展多少宗教教育的影響，所以前述的禁令對於希臘教的過去並不能有多大的變革，只是減少了牠將來在青年中的影響罷了。在革命以前，羅馬教在牠的有限的信徒中却是施行過宗教教育的，現在牠的活動因此便要受一些阻礙。在另一方面，許多新教徒反而獲得了一種祈禱的自由，這是從前所沒有的。而且新教徒在家中還可以施行多量的宗教教育。頗有不少的牧師被政府拘禁起來了。特別在革命的初年中，這是事實。有些被拘禁是因爲他們

從事政治活動，有少數，顯然無疑地，是因為他們在他們的信徒中有普遍的信仰和影響。

對於在歷史上一向就反對戰爭的宗教徒，政府並不強迫去從軍，却要他們擔負另一方面的工作。倘使他們拒絕服務而自居於保皇黨的地位，便須受長期的拘禁。對於並非和平主義者的宗教徒，則一律強迫從軍，不服從即須拘禁。這與歐洲大戰時英美政府所採用的政策是相類似的，他們當時對於『奎克派』(Quakers)及其他一班和平主義者都強令在另一方面服務，他們絕對否認人民有拒絕一切軍役的權利。有許多託爾斯泰的信徒都遭了長期的拘禁或放逐，其中有的是因為他們拒絕到軍中服務，有的是因為他們參加了無抵抗主義的運動。

然而大多數的民衆却比在沙皇統治下有着更多的政治自由。他們選舉蘇維埃的委員，這些委員都是要對他們負責任的。因之他們可以影響政府的決議到某程度，這是從前決不可能的。

西方的自由派和那班反對蘇維埃政府的人，常是把政治的自由與真正的自由弄得混淆不清。前者只是後者的一部份，可是若是沒有經濟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對於人也沒有多大好處的。俄國工人所具有的這種經濟的自由，不是其他國家的工人所能想望的。即如，若是沒有得到工人自己的代表的同意，工人是不能被辭退的，所以不公正的開除職務對於任何國家的工人都常是一種威脅，俄國工人却是已經不怕了。他們的代表亦是國家產業管理機關中之一份子，可以協同決定產業進行的政策。工廠的管理人員必須令他們滿意。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自由批評工廠的行政。他們經集體的協議決定他們的工資和工作的條件。工廠管理人員有向他們解釋關於產業的許多問題之義務。在增進生產的努力中，他們的幫助是急切需要的。工廠，礦山以及俄國的一切天然財源都是他們所有的，他們可以隨意使用這一切。生產力增進以後，工人和農民可以得到生產產品的全部，不會再在租金或利息的名義之下扣去若干去豢養那寄生的資產階級，讓他們去浪費因而激起嫉恨與不平。

因為有這樣的自由，工人們自然不會特別怨恨政府不給他們以贊助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特權；顯然地，革命給與工人的這種經濟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必定會剝削去最大部份的。

對於一切足以威脅現政權的反對派，政府付的方法大部份都依靠在刑庭中的檢訴和『國家政治處』(G.P.V.)的活動上面。國家政治處是政府的一種祕密機關，其作用在搜集證據，控訴並撲滅一切企圖政治叛變的嫌疑犯。在平時，證據須送交刑庭，經過一種慣常的公開審判。可是在情勢緊張，政府恐懼列強的進攻或由列強資助的各種有組織的陰謀進攻的時候，依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特別命令，國家政治處不僅有權逮捕，亦且有權審判一切他們認為有企圖推翻蘇維埃政府的嫌疑的人。然而逮捕以後，他們須通知最高法庭的檢查官。在國家政治處審理時，被告不能由自己選擇一律師作辯護人，而只能由一政府的官員代表他，這官員便是共和國最高法庭的檢查官或其代表。被告沒有為自己傳喚證人的自由權，原告人同時便是審判官。



國家政治處處理政治案件的手續，和美國勞工部處理遞解僑工離境案件的幾乎完全一樣，檢查官同時又是審判官——自然這些案件處分的輕重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國家政治處受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

關於反革命罪的處分是很厲嚴的。對於國家政治處的判決可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上訴，可是倘使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批准了前項判決以後，上訴幾乎是完全無用的。這樣的一種制度必定會遭受許多嚴刻的非難，這是很顯然的。即如，一九二七年六月執行死刑的二十個保皇黨一案，中央執行委員會將國家政治處呈送的書面證據審閱以後，便早已批准了死刑處分的。判決死刑的這二十人中，大多數都已經拘禁在監獄裡了，可是還有幾個在逃。後來在逃的被判獲到案，當時國家政治處又將證據審閱一次，但不許他們提出證據爲自己辯護。國家政治處處長曼金斯基（Menjinski）申言：對於這幾個人曾給與再一次上訴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權，但他們自己不願意利用這機會。然而，他並不否認，確有少數受死刑處分的人，從被拘

捕，經過審問，判決以至執行死刑，總共不過是十二小時以內的事，不過他亦申言，這樣的案件，證據多半已經早在數月，或甚至數年以前就經過了審閱的。無論如何，從拘捕到行刑，經過如此迅速，致被告不能有爲自己辯護的相當機會，這却是很可注意的。看了這樣的事實，我們也不顧有無反感，確相信這樣的手續是不對的；我們在俄國時曾認真將我們反對的意見十分明白地向政府和共產黨的領袖表示過。

近來常有人說，國家政治局在最近數月中曾經祕密地執行了許多人犯的死刑，案情都沒有公布的。然而，幾位頗注意於俄國政治犯案情的人却否認這種流言，並方言，倘使有人因政治犯罪在何處遭拘捕等等，他們是可以得到消息的。雖然沒有正式的統計數字，可是流放在西伯利亞或土耳其斯坦或拘禁在國家政治處所轄的六大監犯居留地中的人犯有數千，這是一般人都承認的。這些人犯中大多數都是舊資產階級的份子。社會黨人，無政府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在獄中或被放逐的爲數頗少。

；無政府黨人比社會黨人更少。內戰終止以後，除了一次有一團喬治亞的社會黨人被發現從事反革命的活動，經過了正式法庭的審問，判決並執行了死刑以外，再沒有社會黨人或無政府黨人受死刑處分的。

## 第十一，與其他國家之關係

俄國人相信，資本主義的國家聯合起來，一方面在國外威脅他們，另一方面陰謀在國內掀起騷動。他們相信，爲了保衛他們自己，抗禦此種威脅與陰謀，則以恐怖手段對付國內的一切搗亂份子實是必要的。他們希望一方面藉擴張軍備，另一方面藉各國無產階級的壓力，可以抵禦國外的進攻。在許多人看來，這些恐懼似乎是過正其辭，是不可信的誑話。然而，依我們留駐俄國短時期的觀察，這些恐懼實在遍及於全國，他們的領袖和羣衆都同樣相信這些恐懼的可能性。

最近發生了幾件事件，我們連結起來一看，更大大地證實了這些恐懼並非虛妄。○卽如，三月（一九二七年）北京的俄國大使館被張作霖的軍隊大肆蹂躪（經北京公使團明白認可的），數十中國共產黨員被處死刑。上海的俄國領事館也被搜查了。六月，英國警察侵入 ARCOS 的倫敦事務所和俄國商業代表團辦事處，橫加搜檢，並

將商約破壞。據英國政府申言，當初以為有一秘密文件被盜，且被藏在 *Arcos* 的事務所中。但這所說的秘密文件，即令真有，却並沒有搜到。這一種侵入搜檢的行爲在國際關係中是尋不出先例的，便是類似的也沒有過，在通常的情形之下，這直等於一種挑戰——我們這樣說法，似乎是很不公平的。緊接着倫敦事件而發生的便是駐波蘭的俄國大使瓦依可夫 (*Volkov*) 的被刺。

這一切，在俄國人看來，都是英國企圖推翻蘇維埃政府的陰謀之一部份，因為英國仇視共產主義，並且仇視俄國共產主義給與中國和印度民族運動的刺激，使得他們企圖打倒英國的統治。他種威脅的情形爲共產黨人所相信的是英國企圖掀起國內的騷亂。俄國政府發現了許多文件，內容是英國政府曾經用大宗的款項資助斯科洛帕慈基派 (*Skoropadski Group*)，——這便是常駐在華沙和巴黎，自稱爲烏克蘭國民政府的那一批人。所謂烏克蘭國民政府便是一九一八年初德國侵入烏克蘭時建立的那一政府，當年德國退兵時，所謂國民政府便同時退去了的。共產黨人也堅持着

：冬季刺殺呂可夫，斯達林和布哈林的陰謀，他們發現了是英國的偵探鼓動的。他們並方言，處死刑的二十人中，有些是接受英國津貼的，他們之所以毅然處以死刑，意思便在於回答這一陰謀。因為關於這些案件的全部公文並未發表，所以上述的事實有多少可信，起初都難於斷言。然而後來又拘捕了二十餘人，其中有好幾個，英國的一個偵探名 *Craver* 也在內，都承認是陰謀推翻俄國現政府。這一切，再加上某些英國閣員在議會中所發表的那種威脅的論調以及其他如駐列甯格勒英國領事 *Preston* 的封鎖港口的信等等證據，都表明英國確有她的偵探在俄國境內，目的便在於刺探一切可能的消息。

俄國人指出這樣的陰謀並不是創見的，從前 *Paul Duker*（後來被英國政府封爵的）和 *Captain Riley* 的活動便是最好的證據——兩人都曾公開承認是英國偵探。前一人沒有被俄國政府捕到，*Captain Riley* 於一九二五年企圖偷過俄境時被拘捕了。還有應記得的，英國駐俄代表領袖 *Captain Lockhart* 於一九一八年竟陰謀誘拐人

民委員會全體委員，而當時英國國並不會和俄國交戰。我們相信，在近代，一個國家的任何代表決不會作過與這類似的陰謀去反對並不會與自己交惡的民族的——決沒有的。

還有不應該忘記的，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間，各國聯軍曾經資助各種武力進攻蘇俄的企圖。英國以金錢和軍火援助 Denikin 和 Wrangle——兩個反革命的領袖。英國和美國的軍隊於一九一八年在 Archangel 一帶向蘇俄政府宣戰。捷克斯拉夫的軍隊向東進攻企圖達到俄國西境時，沿途大肆劫掠，而資助他的便是聯軍各國。Admiral Kolchak 進攻西伯利亞和俄羅斯東部時，聯軍各國會助以大批軍火和軍隊。Yudenitch 沿波羅的海長驅直進，達到了距離列甯格勒僅十二英里的地方，還有許多軍隊企圖克服烏克蘭——這都得了聯軍各國大大的援助。Denikin 和 Wrangle 不僅在軍需方面得了各國聯軍的巨量的供給，並且還有許多英國法國的軍官和英國法國的艦隊直接予以援助，許多城鎮都遭過艦隊的轟擊，最重要的有 Odessa

所以，有了這許多事實，俄國廣大的民衆都相信，各資本主義的國家，以英國爲首領，正在積極地企圖用某種方法推翻蘇維埃政府——這種相信是毫不足怪的。這些進攻的威脅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恐懼是多數黨政府厲行恐怖政策之主要的與直接的原因。外國進攻的恐懼必然會促成國內鎮壓手段的恐怖化。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與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的經驗都明白地表示出來了。著名的『崔卡』(Tcheka)使  
用高壓手段最嚴厲的時期，便是各國聯軍進攻的那一時期，內戰終止以後，『崔卡』的組織便取消了。國家政治處本年六月執行大批人犯的死刑，乃是敵人侵入劫掠俄國大使館及商業代表團並刺殺了一個蘇維埃大使的直接結果，因爲這引起了對於各國聯合進攻又已迫在眉睫的恐懼。

所以，那些反對俄國施行恐怖政策的人，同時便不可去共同資助一切進攻蘇俄或與此類似的敵視的行動，如近來許多人所陷入的那矛盾的地位。手中握着長槍進



攻蘇俄的人却高唱無抵抗主義，這是太欠仁愛了。

因為恐懼各國的聯合進攻，俄國特別製定了一擴張軍備的計劃，現在正在開始施行。同時政府和黨的負責領袖對我們担保說，他們願意參加討論歐洲普遍裁減軍備的計劃，並且倘使其他國家裁減，蘇聯是絕對照辦的。斯達林是俄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也是最有權力的政治中心人物，他以個人資格對我們申言，俄國已經預備裁減軍備，並且『將她的常備軍全部解散。』一九二四年俄國會提議召集一東歐會議討論裁減軍備問題，不幸毫無結果，而答却不在俄國。波蘭和羅馬尼亞雖然有着和俄國同數量的武裝，可是俄國並不十分懼怕他們，俄國最怕的還是英國和法國以波蘭和羅馬尼亞作掩護來向俄國進攻。所以，裁減軍備計劃並不在於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兵力之大小，而在於俄國的實力與英國的及其他歐洲各國的要有平衡的比較。唯一的解決法是歐洲普遍的裁減軍備，以我們的經驗和知道的消息，我們相信俄國必能盡其最大的努力，堅持完成這目的的。

多數共產黨人相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這兩種絕對衝突的經濟制度，長期地並存下去是不可能的。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國家必會企圖毀滅俄國的共產主義制度，以免各國的工人都想起來效法俄國工人之所為。可是只要對於他們不積極地用武力進攻，他們仍舊願意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合作到可能的最大限度。

## 第二次的代表團——結語

對於我們全體，這次到俄國的旅行實在給了一種新鮮的經驗。我們和旁的人一樣，並不會將那困惑着多數西方人心理的淆亂的意見排除淨盡。許多疑難莫解的問題，此次至少爲我們解決了。我們看見了一種表現真實的畫圖。俄國的經驗真是浩如煙海，但這主要的還在於令我們嚮往過去數年中成績的偉大，同時使我們對於未來抱有無窮的預期。俄國的成功大半就排在她的面前。這種成功的條件我們會嘗試加以研究。他們不僅在於土地上的富源和人民的復生的活力；亦且在於各國對於她的了解與寬容能到最大可能的限度。俄羅斯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深信這個。她的政府日進於強固而成爲和平的中心。可是，她的一切措施若不能避免惡意的干涉，那末便是在視野以內的那種成功她亦是不能達到的。

讓她自己存在，不去干涉她，這對於她的內力的發展上當已經是一種極大量的

幫助。被各國正式承認，並且與各國恢復商業與交通關係，這當是一種更大的推進力。却有許多國家既不肯不去干涉她，又不肯承認她存在。她的制度代表的是全世界人民十分之一的生活意識，對於這種制度強加以限制，在我們看來，這似乎是一種過於誇大的企圖。而且這企圖必然會直接成功暴力的干涉與統治。我們想把我們自己認為是真實的情形嘗試介紹於旁人，因為只有這樣的一種態度，在一無所知和誤傳曲解的空氣中，才能影響人們的意見。

美國工人代表到俄國去的這是第一次。我們希望能立時進行的第二次調查自然會是美國勞動聯合會的代表團，以及許多正式代表美國有組織的工人的勞動團體的代表團。我們相信不久俄國工人也必能派遣一代表團到美國來研究一下美國勞動運動的意向和運動中的問題。終竟，俄國有了一個工人的政府。倘使牠曾經作了一些錯誤，或是倘使一直到現在還是有些錯誤在那裡作着，但這決不能是使俄國工人與美國工人完全不能聯合的理由。只有專耽幻想的人可以忽視這一工人政府存在的事

實。我們希望這種幻想會即時爲真實所代替，並希望美國工人的正式團體至少可以去看看並嘗試去了解若干。

簽名：

James H. Maurer —— 主席

John Brophy

Frank L. Palmer

Albert F. Coyle —— 祕書

## 附錄一

### 蘇聯對於民族問題之解決

Kalinin 作

在沙皇統治俄羅斯的時代，民族問題是最容易批評却最難於解決的諸問題之一。○俄皇政府兇暴地壓迫諸民族，此先彼後，竟達兩世紀以上之久。在這全時期中，始終施行着一貫的壓迫與錮閉政策，企圖同化一切屬地的人民，目的在於使小民族完全毀壞而俄羅斯的統治在各方面都更形強因起來。○俄羅斯的軍隊新佔據某地以後，大批的移民便隨着前去，他們常被稱作當地文化的先驅，而實際帶去的不過是俄皇的Knout（一種鞭）和『戈薩克』的皮鞭而已。○此種殖民政策的結果，便是屬地人民對於俄皇政府以及『俄羅斯的』一切都起了一種令人驚懼的怨心。○這些舊俄奴屬的奴屬的民族久矣都是互相仇視的，對於『俄羅斯的』一切積怨更深，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他們都以極不信任的心理自己疑問着：在蘇維埃的旗幟之下

是否會有一種新的『俄羅斯化』的計謀來向他們進攻呢？所以當初蘇維埃政府從事於聯合這些民族，這一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可是到了今天，我們可以說，在蘇聯版圖以內居住的人民都已經認識蘇維埃政府當局不是壓迫者，也不是企圖『俄羅斯化』的奸人，而是蘇聯以內一切民族的真正保護者。

在這一方面，蘇維埃政府已經作了許多根本工作。我們看，六個蘇維埃共和國，在一種爲公共所遵守的特別協定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個大聯合，而其中任誰在任何時候都是可以自由脫離這大聯合的。關於政府的切一慣常的行動，各共和國都具有極大限度的獨立性，蘇聯憲法第二條很明白地規定了：『各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僅在現行憲法劃定的範圍以內，關於大聯合共通的事項受約束；在此範圍以外，各聯合共和國都得行使其自國之權力。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大聯合並保障各聯合共和國的統治權。』實際上，各聯合共和國都享有一切不與蘇聯憲法原則相違的

權利。

蘇聯所屬的每一共和國以內又包含有若干自治的蘇維埃共和國，自治省以及民族爲單位的小自治區。卽如，蘇維埃俄羅斯（R. S. F. S. R.）便包含有十個自治共和國和十三自治省。這種設施便是蘇聯保障民族權利的一種努力。每一小民族，據有小面積的土地，居民在萬人以上的，便有權自成爲一自治單位，用本民族的語言處理一切政務。爲了保障小民族起見，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又成立了一種新的機關，那便是『民族會議』，享有與『大聯合會議』所有的同樣的權利。實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是由這兩種會議聯合而成的。我們可以很大膽地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如蘇聯這樣當心於民族的特性與要求的。

有人或許相信，這樣的設施必然會使得舊俄所統治的極遼闊的版圖，以及由許多種族許多語言組合起來的千百萬人民，都陷於分裂破碎的狀態之中。然而，在蘇維埃政府存在的第九年的現在，我們可以確言，各省和各共和國自定政策中的特殊性，逐年都在減少。『一致』（Unity）這一觀念在蘇聯人民的思想與自覺中都植了很



深的基礎。在每一地方，便是在蘇聯所屬的極僻遠的角落裡，我都作過同樣的觀察。例如，一年以前，我到費加納（Fergana），布恰拉（Buchara），土克曼尼斯坦（Turkmenistan）遊牧民族的村落裡和許多其他的地帶去視察，我看出每一地方的居民都希望被視爲，不僅是烏茲伯克人，土科曼人，巴希基爾人等等，而是蘇聯的公民。最有特別意義的是，當我的旅程經過中亞細亞，即烏茲伯克斯坦和土克曼尼斯坦的時候，我收到了三千封信，都是用各種土語寫的。有些聯合共和國的首領曾經滑稽地對我說，『人民看了莫斯科的榜樣，便將一切憲法的標準都推翻了。就把革命送到我們這兒來吧；我們將看得見革命在這兒也會大有成就的。』在工人和農民中特別是在青年的智識份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有了一種新的怪癖，那便是，希望到莫斯科來參觀，而青年們則更希望在莫斯科寄居一時，最要緊的還是在那兒讀書。

莫斯科本身，從前是一個純粹俄羅斯的城市，流行着那種特異的『擇涅加』（「

shnika —— 一種俄羅斯式的有寬邊的長袍)，如同西歐流行着大衣一樣，現任却被東方人民的各色各樣的服裝統治了。這些人民的忠實的領袖，如前 Aserbeidjan 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前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納里馬魯夫（Nariman Narimanov），之下葬於莫斯科，決不是偶然的幸運。我們也很難說誰是吸引力的主體，是蘇聯的東方人民吸引莫斯科呢，抑是莫斯科吸引他們。大概兩方都不是的。這大概只是一種『大同』精神（A spirit of internationalism）發展的結果。蘇聯各民族工人和農民覺到了資本主義威脅着自己的危險，便更密切地團結起來，創足一種共同的觀念和一種共同的武器，用以抵禦帝國主義國家的進攻。然而這亦並不是說，民族問題，即，在各種差異極大的民族中形成一親密的團結並建立共通的事業——這一問題，在蘇聯政府一方面就容易解決了。

技術與商業的發達可以逐漸減少地域的睽隔。這不僅使得人民在實地上接近起來，並且使他們的生活態度也更加相似——雖然他們或許各住在氣候極端不同的地

帶，也能日更相似起來。同時，許多較小的民族都預先看到了他們民族的特性要開始消失去，而這些特性當然是他們極願意保存的，於是困難問題又來了。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是實行小民族的完全自決權，另一方面是儘可能將蘇聯最強大的民衆勢力全部集中到她最易受襲擊的地方，以維持前述那種形式的團結與合作。我們還要說這一問題仍舊很難解決嗎？那末，繼續不斷地切實努力，我們深信所想要的目的終會達到的。這一深信是很有根據的，因為民族仇視與衝突的一個最重要的原素——一民族掠奪另一民族——在蘇聯已經不存在了。沒有大資階級的地方，便沒有了民族不平等的基礎。這豈不真正就是民主主義的團結嗎？

（本文譯自加里甯M. Kalinin所著的蘇維埃政權對於民主主義之實現的貢獻。）

## 蘇聯工人工資之發展

L.F.W. 作

倘使我們想考核蘇維埃政府過去在工資問題中作出了何等成績，第一步我們自然要拿大戰前一年（一九二三年）的和一九二二—二四年份的工資水平線作為一種兩相比較的基礎。一九二二—二四年份是從『以生產品作為工資的一部份而付給』的辦法改變為『完全以金錢付工資』的第一年。

所以，我們看出，一九二二—二四年份許多重要產業工人的工資與戰前的比較起來仍舊是非常低微，雖然最低微的時期是早已過去了的。從下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二二—二四年份工資水平線的特點來。

工人種類	每月工資之平均數	與一九一三年的工資相比較的百分數
------	----------	------------------

五金工人

三七·九九盧布

五二·〇

紡織工人 三〇・九七盧布 八六・九

礦工 三二・一九盧布 四六・五

化學工業工人 三四・九〇盧布 八二・四

製皮工人 五〇・五八盧布 九七・三

食品製造工人 四五・四五盧布 一一〇・三

造紙工人 三四・九九盧布 九九・二

木材工人 三九・八九盧布 八四・五

各業工人總計 三五・一九盧布 六七・一

在一九二三—二四年份，只有食品製造工人的工資超過了戰前的水平線，其他的都還在戰前水平線以下。然而在一九二六—二七年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工人種類

每月工資  
之平均數

與一九一三年的工  
資比較的百分數

五金工人

六七・一三盧布

八二・五

紡織工人	四八·一七盧布	一一九·二
礦工	五四·九七盧布	七二·七
化學工業工人	五五·九〇盧布	一二〇·五
製皮工人	六九·〇三盧布	一二〇·八
食品製造工人	六五·四五盧布	一五二·八
造紙工人	五〇·五四盧布	一二五·八
木材工人	五四·八四盧布	一〇四·七
各業工人總計	五七·四〇盧布	九九·〇

從上表，可以看出許多種類的工人已經得到了比戰前加多百分之二十的工資，而各業工人工資的總平均數實際亦已達到戰前的水平線；其他的附益（如由國家或私人企業家獨資經營的社會保險，以及各種由公家舉辦的公益事業等等）在蘇維埃工人的物質的進益中亦應佔同樣重要的地位——此項附益若以金錢計算，約在工資

的五分之一以上。

同時，從上表，我們一方面看出多數種類工人的工資遠超過了戰前的水平線，而另一方面礦工和五金工人的却還在戰前的以下。然而，倘使我們審量一下『絕對的』數字，便可以看出這種顯然的不平等恰是表明各業工人的生活地位在戰前是相差極大的，現在已漸躋於平衡了。例如，五金工人的工資六七·一三盧布不過當戰前的百分之八二·五，而食品製造工人的工資六五·四五盧布，却有戰前的百分之一五二·八。——這即是說明，戰前五金工人的生活地位比食品製造工人的幾乎高過一倍，現在是兩者相差極微了。

所以蘇維埃政府在調劑各業工人的平均工資使達於一種平衡的標準地位，這一方面已經是有了極可觀的成績。然而其間還有另一種顯然的不平衡，那便是熟練工人與不熟練工人工資間有極大的差異。這一種不平衡的原因，一部份是蘇維埃經濟的全部構造問題（技術的落後等等），另一部份是由於缺少高等技藝的工人而不熟練

的勞動者過多所致。

在這場合中，除非蘇聯的工業與經濟已經發展到了某程度，蘇維埃政府是不能採用任何有效方法的。對於不熟練工人以及一般工資低微的工人，不僅使他們的工資有絕對的增加而且有相對的增加——這一方面的努力，直到最近的時期才得到了一長足的進步。最近的提高工資計劃已經特別注意到工資低微的各業工人的利益，這亦是事實。今後此種調劑政策將繼續實施下去。在經常地提高一切工人的生活標準這一點上，前述政策並不完全是機械地使各業工人工資的水平線提高起來，而是更注意於使前此工資低微的各業工人的工資比工資較優的高等技藝工人的工資有更快速的增加。我們可以引用一九二七—二八年份的提高工資計劃來作解釋。在這一計劃中，預算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是專於用以增加各業工人的工資的。於一般的增加而外，前記預算中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是特別作為增加前此工資低微的各業工人工資之用的——這一批工資低微的工人約當產業工人總數的三



分之一。這樣，下一年中平均工資的水平線將有百分之六·五的增加，再加以減價政策之繼續施行，實際工資的增加將達百分之十一或十二。

實際工資的水平線提高與工人生產力的提高是緊切地相伴而行的。無產階級國家中一切經濟的發達必定是給工人階級以更高度的福利。在無產階級國家的經濟中，工人生產力的提高即是較高的工資之主要的唯一的真正源泉，這是當然的事實。工資的發展與工人生產力的提高——兩者間的這種密切關連便是存在於蘇聯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間的那種根本的階級差異之主要標記。

最後，我們若拿現在的工資與大戰以前的來加以比較，便不能不注意下面的另一要點。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資本家爲了增加生產而投入的那種新資本實際便是資本家的利潤的一部份，不過他不願拿這一部份作爲個人的用費，却拿來作爲一種增加利潤的工具，實現的方法便是擴張生產。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國家中，投入國家工業中的資本便是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民衆的財富之一部份。國家工業的利潤

中，不用以直接增加工資而用以擴張生產的那一部份，因此也可以算作無產階級的進款，由無產階級爲其自己將來的利益而『儲蓄』着的。從這一點上看來，蘇聯產業工人的工資已經超過了他們戰前的水平線——這一事實實有着一種極重大的意義。

## 附錄三

### 蘇聯之監獄

Johannes Wertheim 作

因爲蘇聯的立法將社會保衛的方法代替了懲罰制度，所以待遇監禁的人犯也有許多新形式的方法。犯人並不被視作一種完全與社會絕緣的敗類。蘇維埃的立法也不承認犯罪是天生的，無可救藥的，也不相信有什麼惡的意念誘致人們去犯罪。牠認爲罪犯完全是困難環境的俘虜，如失業，貧乏，無知識，酗酒，染病或其他均可致人於犯罪的地位。所以牠待遇犯人的方法既不令他受物質的痛苦，亦不損害人類的尊嚴。

在監獄中，犯人不僅有義務，而且有權利；犯人初入獄的時候，這些條款都印成爲一種通知書交給閱看或代爲解釋的。而最重要的是，監犯有一種毫無拘束的申訴權。

待遇監犯的方法有兩種是最根本的，一是令監犯作工，一是對於監犯的文化教育工作。一方面使監犯習於一種勞動社會中的生活，將來出獄後能具有更強的抵抗力和自制力。他們在獄中學習讀書和寫字，或是接受他種增進智識的教育；他們或者特別學習一種專門技能，或者就自己原來的職業求進一步的學習。

作工是蘇維埃國家的一種正當的社會基礎。這是每一健全的公民應盡的正規的責任。作工決無損於人類的尊嚴。所以作工的條件在蘇維埃的法律上是特別規定着的，法律上並規定，八小時工作制，每星期有繼續四十二小時的休息，每天工作中須有休息和午飯的時間，孕婦應有的特權，這一切對於監犯都應嚴格地適用。在蘇維埃國家中，公民，即令在監獄裡面，都是不許被強迫而從事無報酬的工作的。

在文化教育方面，政府便多方設法鼓勵監犯的獨立活動。他們舉行講演會和辯論會，組織圖書館和研究會，並且舉辦音樂晚會之類。他們，毫無例外，有權訂閱自己所要看的任何種報紙，此外由國家購備的新聞紙亦有許多。無線電話是他們與

外界交通的一種特別工具。

鎖鏈，手銬，腳鐐，停給飲食等等在蘇聯監獄裡是沒有的。個別的禁錮只是用作一種懲戒的方法，而且只是短期的。監犯每星期可以接見兩次，探監的不限於親屬，任何願意的人都可以去的。監獄可以送飲食進去，亦可以送錢去，監犯可以在監獄裡面附設的商店內自由購買應用品。監犯可以不受限制地通信，用任何種文字寫的都行。監犯可以隨意吸煙，任何時以及任多少都無限制。蘇維埃法律中沒有強迫靜默的規定。無論是在獄內作工，在運動場上或在他們的俱樂部裡，監犯都可以相互自由談話。監獄對於每人都發給特製的監犯外衣，襯衫以及鞋襪等等，但監犯亦可以穿着自己的衣物，倘使願意。監犯每年還可告假一星期或二星期，此外坐監的農民爲了農事常可請假三四個月。

懲戒的方法通常不過是限制接見，禁止接受外來的報紙或贈品，期限不過一月；此種處分須經過正當的考察，並須經過一次審問，才能決定施行。

蘇維埃政府會經努力發展一種農業的，手工業的和工業的監犯居留地制度，用以代替舊式的監牢獄舍。這一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於組織一真正的作工的社會，這裡面有着正當的工作以及每一社會都需要的紀律，使得監犯並不覺得是身在監禁之中。所以，在各種監犯居留地中並沒有什麼巡卒兵監視着犯人的行動，政府當心的只是法定的許多規例不被破壞就得了。居留年久的監犯還有權在居留地的範圍以內自由行動。

在蘇聯，一種常用而又最有效的訓戒監犯的方法便是有條件的提早開釋的規定。○監犯之得提早開釋，必是本人在獄中表示有極大的進步。例如，一個已判定三年監禁的監犯而曾經從事過生產工作的，（據法令，不僅在工廠便是在某一公司或其他等等，中工作都是一樣，）其監禁期在某條件下可以減少三分之一；而且剩餘的還可以減少一半，即，只受一年的監禁。○強迫勞動而不予監禁亦是訓戒犯人之一法，其規定略如下；在法庭判定的期限（不得過一年）以內，犯人須到法庭特別指定的

工廠或其他企業中作工，但在工作時間以外，犯人是完全自由的。

政治犯享有更大限度的權利。倘使他們拒絕從事體力工作，監獄中是不能強迫他們的；倘使他們願意從事腦力工作，亦當儘可能地滿足他們的願望。監獄中的設置，爲他們是作到了最高限度的適意和便利的。

蘇維埃的監獄制度是非常合理的，這可以下面的事實來證明：在某條件之下提早開釋的犯人，又因犯罪而重行被拘入獄的爲數極少；重犯罪的男犯人，據記載，亦不過百分之二十的比例——這一切，若是拿來與『英國監獄中長期監禁的犯人佔百分之六十七』的事實兩相比較，便更可以看出其重大意義了。

# 附錄四

## 蘇聯產業與勞動狀況

一、產業社會化之成績

工業中私人資本之減少。

年份      國家的      合作社的      私人的      租借的      總計

### 工廠數

一九三一—三四	六·三三二	一·二五二	一·九三〇	—	九·五三四
一九四一—四五	七·一九三	一·九三三	一·九六六	二四	二〇·九六六
一九五—五六	七·九九九	二·二九〇	一·九二五	三七	二三·三三二

### 工人與僱員之數目

一九三一—三四	一·四三三·五三	四三·七六六	四〇·二六八	—	一·四九九·四五
一九四一—四五	一·七三二·五三	七〇·六二二	三三·三六七	四·五三二	一·八四〇·一七三
一九五—五六	二·一九〇·四九	一〇二·二五五	四二·〇八二	二四·〇六六	二·三三五·四五二



額 產 生

一九三一—四	四〇・二七・五	二五・〇四	一九・六三	—	四・五四・二七
一九四一—五	六〇・二五・八	三三・二三	二四・六一	二・五	六・七六・七
一九五一—六	八〇・八六・七	六九・六一	三五・三	三・一	九・九六・二

(前項生產額以百萬「切爾岡列茲」為單位，每一「切」值十盧布)

注意：一九二七年前八個月中，國家工業生產額增加了

百分之二〇——二一。

社 會 化 工 業 的 與 私 人 資 本 的 生 產 之 比 較

年 份      國 家 工 業      合 作 社 產 業      私 人 資 本

一九三三—二四      六九・四％      五・五％      二四・九％

一九二六—二七      七五・四％      六・五％      一八・一％

貿 易 總 額 中 社 會 化 成 份 與 私 人 資 本 成 份 之 消 長

年 份      社 會 化 的 貿 易 (註)      國 家 獨 營 貿 易      私 人 資 本 貿 易

一九三三—二四	五九・二%	三一・〇%	四〇・八%
一九二四—二五	七三・〇%	三五・五%	二七・〇%
一九二五—二六	七六・三%	三四・〇%	二七・七%
一九二六—二七	七八・五%	三四・〇%	二一・五%

(註)包含國家商店與合作社兩方面的貿易額。

社會化工業中與私人工業中工人人數之比較。

年 份	社會化的工業(註)	國家獨營工業	私人工業
一九三三—二四	八七・八%	八〇・一%	一二・二%
一九二四—二五	八九・五%	八〇・六%	一〇・五%
一九二五—二六	九〇・八%	八二・七%	九・二%
一九二六—二七	九〇・八%	八二・七%	九・二%

(註)包含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兩項。

商業中私人資本之減少

一九二一—二二 七五%

一九二五—二六 二八%

一九二七 一六%

二、工人生活之改進

產業工人每月進款之平均數(以新盧布爲單位)

年 份 一九三三 一九三三—三四 一九三四—三五 一九三五—三六 一九三六—三七

各業總計算 二五·〇 三三·八 四〇·六 五〇·〇 五九·五

各業分計

鋼鐵工人 | 三一·六〇 四二·二三 五六·〇六 六一·一五

煤油工人 | 三三·九三 四六·三九 六二·三一 六七·〇七

煤礦工人 | 三六·四八 三九·七〇 五二·一五 五六·六〇

機器工人 | 四〇・八九 五四・一七 六七・三九 七四・〇〇

化學工業工人 | 三七・二六 五〇・八八 六三・二九 七一・二四

工人每年之進款

與前一年的百分比

一九二三—二四 三五五盧布

一九二四—二五 四六八盧布 一三一・八%

一九二五—二六 五七一盧布 一二三・〇%

一九二六—二七 六一〇盧布 一〇六・八%

一城市工人每年食品之消費量(以啓羅格蘭姆爲單位)

年 份 穀類 肉類 蔬菜類 糖類

一九一八—一九 一四六 五・一 三・四 二・七

一九一九—二〇 一八二 一一・九 一・九 二・八

一九二〇—二二	一五七	一三·五	一·八	二·九
一九二一—二二	一五三	一九·六	二·三	二·〇
一九二二—二三	二一〇	二七·五	五·〇	四·〇
一九二三—二四	二〇八	三三·三	五·六	六·四
一九二四—二五	一八五	四八·九	四·三	八·六
一九二五—二六	一九三	五六·三	四·〇	一一·三

一城市僱員每年食品之消費量(單位同前)

年 份 穀類 肉類 蔬菜類 糖類

一九二八—二九	一四六	一八·二	三·四	三·四
一九二五—二六	一七〇	六五·四	二·六	一四·二

學校，圖書館，俱樂部

年 份

為識不字者設立的學校

學校數

學生數(註)

黨校，政治班等

學校數 學生數(註)

一九二一	四〇・九六七	一・一五七	六四	六
一九二二	一七・九八七	四五六	一八〇	一四
一九二三	三・五三五	一一一	三九一	三〇
一九二四	一七・三六四	五三四	七六四	五三
一九二五	四四・三七五	一・三九九	一・五三八	八一
一九二六	五〇・九二五	一・六三五	五・八五七	二〇六

(註)學生數以千爲單位。

年 份	圖書館數目	閱書者人數	工農俱樂部數目
一九二一	三〇・〇三〇	五・四四八・〇〇〇	八・五〇六
一九二二	一七・〇五八	五・五一五・〇〇〇	七・三九四
一九二三	一〇・五三八	三・五四四・〇〇〇	六・九九一
一九二四	一〇・七一八	三・五四四・〇〇〇	六・九九一

一九二五	八・〇一六	六・八五六・〇〇〇	一〇・八三八
一九二六	二一・〇六七	—	一一・二五〇

蘇聯已受社會保險之人數

一九二五年九月	七・六三〇・九〇〇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七・七七六・三〇〇
一九二六年九月	八・七九四・九〇〇

三、失業狀況及其救濟

蘇聯失業之人數(勞動交換所之統計數目)

月份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月	—	九八七・九九〇	—

二月	—	一・〇〇五・六一三	一・四〇七・二六二
----	---	-----------	-----------

三月	—	一・〇五六・四六二	—
----	---	-----------	---

月份	失業工人	國家機關和商業機關的僱員
四月	一〇七〇・九二四	—
五月	一一一四・二六〇	一・四二八・〇〇〇
六月	一〇六五・五二〇	—
七月	一〇三〇・〇四六	—
八月	一〇二三・七〇〇	—
九月	九二〇・四〇九	—
十月	九五二・二八〇	—
十一月	九五三・六〇三	—
十二月	九五二・一七三	—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失業工人一・三一〇・四八八中，有五八六・一〇二

是沒有固定職業的不熟練工人，有一四四・七八八是國家機關和商業機關的僱員。

一九二七年五月的失業工人一・四二八・〇〇〇中，有三五九・九二四（



百分之二十五)是從前沒有失業過的(女工佔極多數)，有一四七·一二(百分之十又三)是季節工人，有二三二·〇〇〇(百分之十六又二)是產業工人。

失業工人中產業工人所佔的百分比如下：

一九二五年一月

二九·一%

一九二五年十月

二一·九%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一六·二%

其餘都是不熟練工人，以農民為最多。

救濟失業之方法。

甲，有長期救濟性的方法

A 依據『五年計劃』，竭力發展工業。據估計，今後工業中能容納工人的數目如下表：

一九二七—二八年

一〇·八五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一一・三一八・〇〇〇

一九二九—三〇年

一一・七六四・〇〇〇

一九三〇—三一年

一二・一七一・〇〇〇

一九三一—三二年

一二・六一八・〇〇〇

B. 擴展農業並促進農業的工業化，亦是救濟失業的主要方法。（如發

展鄉村工業，製麻，罐頭食品等等）

乙，暫時救濟法

A. 社會保險對於救濟失業的費用

一九二四—二五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一九二六—二七年

八〇・八〇〇・〇〇〇盧布

B. 公共事業的費用支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建築房屋，鐵路，船塢，馬路，橋樑等等，容收了十萬失業工人，其中九萬是

## 建築工人。

C. 在失業工人中組織 Artels, (即合作勞動社); 一九二七年四月, 有九八·五〇〇失業工人都因 Artels 而得到了工作, 爲此種組織而使用的經費有六百萬盧布。

## 四, 農業合作社概況

合作社與農民之關係——合作社供給種子之數量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六五普特      一三四      普特八〇普特

——出借農業機器於農民之日數

一九二三年      四一·五日      一九二四年      九六·六日

農業合作社之社會成份(一九二五年調查)

貧農

三八·九%

中農

五七・四%

富農

三・七%

合作社管理員之社會成份

貧農

三九%

中農

五五%

智識份子

六%

合作社管理員之黨的成份

共產黨員

二四%

非共產黨員

七六%

農業合作社社員之社會成份(一九二五年調查)

沒有一匹馬的農民

二六・三%

有一——二匹馬的

六六・八%

有三匹馬或更多的	六·九%
沒有一頭牛的農民	一〇·三%
有一—二頭牛的	八一·〇%
有三頭牛或更多的	八·七%
有二俄畝土地的農民	二三·〇%
有二—八俄畝土地的	六一·一%
有八俄畝土地以上的	八·七%

(以上根據農業人民委員會的統計)

農業合作社社員之數目(烏克蘭除外)

一九二四年	二·〇五六·五〇〇
一九二五年	四·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五·九四八·四六〇

一九二七年 七・六七八・九四四（約當農民總人口三分之一）

農業合作社之數目（烏克蘭除外）

一九二四年 二五・八四〇

一九二五年 三一・五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三三・五〇〇

一九二七年 四〇・五〇〇

又 六六・三八九（烏克蘭的包含在內）

消費合作社：在鄉鎮中

年份 鄉村消費合作社之數目

一九二三 一八・一〇五 二一・四二〇

一九二四 二〇・〇八六 二七・〇七八

一九二五 二二・二四四 三一・五五八

商店之數目

五，各小共和國之工業化

喬治亞 (Georgia)

煤之生產量 (普特爲單位)

一九一三年	二·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二三年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三·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四·六〇〇·〇〇〇

據國家設計委員會之估計，每年生產量可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普特。

煙草工業生產之總價值 (盧布爲單位)

一九二一—二二年	三·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二三年	四·四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四·五〇〇·〇〇〇

製皮工業生產之總價值 (盧布爲單位)

一九二一—二二年	二〇四・〇〇〇
一九二二—二三年	二六七・〇〇〇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四二五・〇〇〇

土曼尼斯坦(Turmenistan)

煤油之生產量(普特爲單位)

一九二四—二五年	三七七・〇〇〇
一九二五—二六年(估計)	一・九〇〇・〇〇〇

Osokerit 之生產量 (普特爲單位)

一九一三年	三二一・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三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二六年 (估計) 六〇・〇〇〇

加·里·尼·亞 (Karelia)

木材之生產量 (立方英尺爲單位)

一九二一年 一・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五—六年 (估計)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前項木材之生產完全集中於『加里拉斯』托辣斯手中。)

機器工業之發達

一九二一年 二・七八九工人

一九二五年 六・三八四工人

(在翁尼亞機器工廠中有工人一千人。)

蒙·古·共·和·國 (毛類漁類爲出產大宗)

經過工業製造的生產品之總價值(盧布爲單位)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一・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二六年(估計) 三・七〇〇・〇〇〇

鞣。鞣。共。和。國。(主要出生爲肥皂，皮革，鑛物，木材。)

工業生產之總價值(盧布爲單位)

一九二三—二四年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克爾基共和國 (Kirgisian Repubeic)

鑛產之總價值(煤，銅，鉛，鋅，)(盧布爲單位)

一九—二二年 一・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二四年 一・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四—四五年

二・三〇〇・〇〇〇

工業製造品之總價值（盧布爲單位）

一九二二—二三年

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二四年

四・二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四—二五年

五・六〇〇・〇〇〇

# 附錄五

## 世界勞動狀況

實際工資比較的指數(註一)

(以食品價格爲計算的基礎)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倫敦的等於一〇〇。

地 名	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亞姆斯特坦 Amsterdam	八九	九二
柏 林 Berlin	五五	七〇
不魯基爾 Bruxelles	五九	四六
倫 敦 London	一〇〇	一〇五
馬德里得 Madrid	五七	五七
羅 馬 Rome	四六	四六

巴 黎	Paris	七三	五九
費 城	Philadelphia	二一三	一九二
卜 拉 格	Prague	五六	五〇
維 也 納	Venna	四七	四三
華 沙	Warsaw	四三(註二)	四〇
洛 茲	Lodz	四八(註二)	四一

據上表，過去數年中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拉夫，奧地利，和波蘭等國的實際工資都減低了。

工資減低，工時却反增加了，並且一九一八—二〇年間工人在革命的鬥爭中所爭得的許多特權都失掉了。

(註一)錄自 Revue International du travail。

(註二)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之統計。

## 工作時間問題

大戰終了時，因俄國十月革命的威脅與各國工人階級的努力鬥爭，八小時工作制在許多國家中本已確立了的。可是最近各資本主義國家將這一規定用法令完全註銷了，

一九一九年十月，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的華盛頓會議曾決議『在工業企業中建立每日八小時或每周四十八小時能工作制』。從那時起，八年以來，絕沒有人提到實施這決議案的。反之，在最近，英國，意大利，比利時將和瑞士的工作時間到延長了。

關於德國工作時間之實際的延長，我們沒有確實的統計材料。工會總會 (A.D.G.B.) 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公佈過兩種報告第一報告統計人數為二・四五三・五二三。第二報告為二・三六三・八〇〇。依前記報告，每一〇〇工人中，其工作時間之長短的比例如下：

年	月	部份時間	四十八小時以下	四十八小時以上	五十四小時以上
一九二四年	五月	—	四五·三	五四·七	一三·〇
一九二四年	十一月	九·三	四五·三	四五·四	一〇·七

據一九二六年十月勞動部的報告，七四五·六二一僱傭人中，三九四·九九六，即百之五三，工作時間每週在四十八小時以上。

在英國，據一九二五年三月報告，工作時間之比例如下：

每日工作時間

百份數

四十四小時或更少

一三·七

四十四又二分之一—四十六又四分之三

五·八

四十七小時

三三·七

四十七又二分之一—四十七又四分之三

一·三

四十八小時

三八·二

四十八小時以上

七·三

一九二五年初平均工作時間為四七·一小時。

自從那時起，工人逐漸陷入更不利益的地位了。一九二六年某九三二·六〇〇工人的工作時間每星期加多了四·五小時。一九二七年（前八月）某一八〇〇〇〇工人的工作人的工作時間每星期加多了三·七小時。英國資產階級正在向工人繼續進攻。

意大利每星期工作時間的百分比如下：

工人種類	四十八小時以下	四十八小時	四十八小時以上	不詳
傢俱製造工人	八·七	五〇·一	四〇·〇	一·二
磨坊工人	一二·九	五六·七	三九·五	〇·九
製鞋工人	一六·一	六九·五	一三·〇	一·四
機器工人	八·五	六〇·一	二九·一	二·三
造船工人	六·一	四七·四	四六·四	〇·一



造磚工人	一一·一	四一·五	四四·八	二·六
建築工人	一三·〇	四〇·三	四三·一	三·六
製絲工人	八·二	六四·一	二七·二	〇·五
棉業工人	一六·九	六七·七	一四·五	〇·九
毛業工人	一二·五	六五·九	二〇·二	一·四
鐵路工人	五·一	三六·五	五七·五	〇·九
各業總計	一〇·九	五九·四	二七·六	二·一

在美國，許多工廠仍盛行着每日十二小時工作制，雖然有一種減少工作時間的趨向，但得到了八小時工作制的還佔極少數。

不拘工人階級的生活標準如何降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終究是難於完全恢復後牠的健康。而最爲其致命傷的是，多數工業國家，英國，意大利，德國等，中工人長期的失業，商業的停滯以及市場之缺乏（法，意，英）等等。

歐洲各國失人數之統計

(以千人為單位)

年份	英	德	意	波蘭	比利時	奧	捷克夫 拉斯	里特蘭	瑞士
一九〇冬季	五二六	三六八	二〇四	—	四九	二六	二〇	三三	一五
一九二七月	一八(四)	三四	四四	五	二七	—	三三	三〇	五
一九三二月	一九四	一九九	五四	一七	六	—	三三	六	九
一九三七月	二四九	二〇	三七	八七	三	二	三三	三	五
一九三十二月	二四三	四	三二	七五	六	二七	四七	五	五
一九三七月	一三五	一九	一八	五	四	八	二五	三	三
一九三十二月	一三七	一五六	二五	二六	四	九	一九	四	七
一九四七月	一二五	五	二八	一五	二	六	八	一	九
一九四十二月	二六〇	五	一五	一五	三	四	八	五	二

一九五七月	一九五十二月	一九六六月	一九六十二月	一九七七月
一三七	一四三	一七五	一四三	一二四
一九七	一四九	一七四	一七九	五七
八〇	一三	九〇	一九	三六
一七五	三四	二四	一九	一四
三	四	八	三	元
一三	一七	一五	二五	一七
四	四	四	元	—
三	五	七	六	九
〇	七	〇	八	八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初版

每冊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美國

工人代表  
蘇俄調查團

譯者 李偉森

印行者 上海樂山書店

代售處 國內各大書坊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936B



~~E 1039~~

上海圖書館